

魯 迅 日

尤 勁 編

上 海 正 氣 書 局 版

序

長夏無事，日以魯迅全集作伴。尤其是關於雜感文方面，看了一遍還要看，真是百讀不厭。不但字字精鍊，句句警闢，而且是十多年前的作品，看起來還是針對着現在。我覺得魯迅先生沒有死。

次女在正，在高中讀書，她要求我選幾篇給她看。於是我看得更上勁。我一面看，一面選，還把其中精彩的一段，警闢的幾句，都用鉛筆來做記號，教她粗看全篇，細讀精句；其實可以說是篇篇精彩，篇篇警闢的。

小女在行，忽患傷恙，送上海醫院療養。次女日夜陪住。她有事時做點看護工作，無事時就讀我替她選出的魯迅文章。

一共二十一天，等小女出院回家，次女拿出一本練習簿給我道：「你用鉛筆做記號的地方，我在沒事的時候，全都抄下來了。希望你多選一點，我預備全都抄下來，可以印一本書。這樣精彩百出，警闢到底，而又趣味無窮的一本好書，我想誰都要看，而且誰都需要看的。」

我很同意她的見地，結果，就選成這樣的一冊子，共計百十則。

我爲讀者考慮的便利起見，粗粗分類。分類倒是一件不十分便當的事。因爲所言，是無所不談，所含，又無所不包。不比擇材，本本皆是，篇篇都有。所以如有分得不大正確之處，尙希讀者加以指正。

尤勁於一九三五年六月。

目次

序	一
國家(十四則)	一
社會(六十九則)	三
人民(四十六則)	一三
青年(十七則)	一九
孩子(十一則)	二二
改革(三十九則)	二三
文化(五十二則)	二九
文學(五十則)	三四
文藝(十四則)	四一
文章(十一則)	四三
文字(十三則)	四六
文人(二十則)	四七
書(二十則)	五〇
美術(十二則)	五四
雜談(二十八則)	五五

國家

凡有一件事，總是永遠纏夾不清的，大約莫過于在我們中國了。

不懂的音譯 一九二二
中國各處是壁，然而無形，像「鬼打牆」一般，使你隨時能「碰」，能打這牆的，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，是勝利者。

「碰壁」之後 一九二五
如果「叛徒」們造成戰線而能遇到敵人，中國的情形早已不至於如此，因為現在所遇見的並無敵人，只有暗箭罷了。

通信 一九二五
牙痛在中國不知發端於何人？相傳古人壯健，堯舜時代蓋未必有；現在假定為起於二千年前罷。我幼時曾經牙痛，歷試諸方，只有用細辛者稍有效，但也不過麻痺片刻，不是對症藥。至於拔牙的所謂「離骨散」，乃是理想之談，實際上並沒用。西法的牙醫一到，這根根本解決了；但在中國人手裏一再傳，又每每只學得鑲補而忘了去腐殺菌，仍復漸漸地靠不住起來。牙痛了二千年，敷敷衍衍的，不想一個好方法，別人想出來了，却又肯好好地學；這大約也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二罷。

忽然想到(二) 一九二五

中國經了許多戰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養，却的確長出了一點先前所沒有幸福的花果來，也還有逐漸生長的希望。倘若不像有，那是因為繼續培養的人們少，而賞瓶，攀折這花，摘食這果實的人們倒是太多的緣故。

黃花節雜感 一九二七
帝國主義和我們，除了牠的奴才之外，那一樣利害不和我們正相反？我們的痼疽，是他們的寶貝，那麼，他們的敵人，當然是我們的朋友了。

我們不再受騙了 一九三二
任他們鬥爭着，自己不與鬥，只是看。

軍閥們只管自己鬥爭着，人民不與聞，只是看。
然而軍閥們也不是自己親身在鬥爭，是使兵士們相鬥爭。所以頻年惡戰，而頭兒個個終於是好好的，忽而誤會消釋了，忽而杯酒言歡了，忽而共同禦侮了，忽而立誓報國了，忽而……。不消說，忽而自然不免又打起來了。

觀鬥 一九三三
外國用火藥製造子彈禦敵，中國却用牠做爆竹敬神；外國用羅盤針航海，中國却用牠看風水；外國用鴉片醫病，中國却拿來當飯吃。同是一種東西，而中外用

法之不同有如此。

電的利弊 一九三三

我還記得，當去年中國有許多人，一味哭訴國聯的時候，日本的報紙上往往加以譏笑，說這是中國祖傳的「以夷制夷」的老手段。粗粗一看，也彷彿有些像的，但是其實不然。那時的中國的許多人，的確將國聯看作「青天大老爺」心裏何嘗還有一點兒「夷」字的影子。相反，「青天大老爺」們却常常用着「以華制華」的方法的。

例如罷，他們所深惡的反帝國主義的「犯人」，他們自己倒是不做惡人的，只是懸懸爽爽的送給華人，叫你自己去殺去。他們所痛恨的腹地的「共匪」，他們自己是並不明白表示意見的，只將飛機炸彈賣給華人，叫你自己去炸去。對付下等華人的有黃帝子孫巡捕和西崽，對付智識階級的有高等華人的學者和博士。

（中略）至於中國的所謂手段，由我看來，有是也應該說有的，但決非「以夷制夷」，倒是想「以夷制華」。然而「夷」又那有這麼愚笨呢，却先來一套「以華制華」給你看。

以夷制夷 一九三三

但願世界上大事件不要增加起來；但願中國裏慘案不要再有；但願也不再有什麼政府成立；但願也不再

偉人的生日和忌日增添。否則，日積月累，不久就會成個「多難之年」，不但華洋當局，老是爲難，連我們走在地面上的小百姓，也只好永遠身帶「嫌疑」，奉陪或嚴，嗚呼哀哉，不能喘氣了。

多難之月 一九三三

中國究竟是文明最古的地方，也是素重人道的國度，對於人，是一向非常重視的。至於偶有凌辱誅戮，那是因爲這些東西並不是人的緣故。皇帝所誅者「逆」也，官軍所剿者「匪」也，劊子手所殺者「犯」也。

「打靶子」 一九三三

現在的侵略者和壓制者，還有像古代的暴君一樣，竟連奴才們的發昏和做夢也不准的應？……

新秋雜識（二） 一九三三

和我們中國一樣，一向用毛筆的，還有一個日本。然而在日本，毛筆幾乎絕跡了，代用的是鉛筆和墨水筆，連用這些筆的習字帖也很多，爲什麼呢？就因爲這便當，省時間。然而他們不怕「漏卮」麼？不，他們自己來製造，而且還要運到中國來。

優良而非國貨的時候，中國禁用，日本做造，這是兩國截然不同的地方。禁用和自造 一九三三

所謂「和平」不過是兩次戰爭之間的時日。

阿金 一九三四

社會

社會的公意，向來以爲貞淫與否，全在女性。男子雖然誘惑了女人，却不負責任。譬如甲男引誘乙女，乙女不允，便是貞節，死了，便是烈；甲男並無惡名，社會可算諱古。倘若乙女允了，便是失節，甲男也無惡名，可是世風被乙女敗壞了！別的事情，也是如此。所以歷史上亡國敗家的原因，每每歸咎女子。糊糊塗塗的代換全體的罪惡，已經三千多年了。

我之節烈觀 一九一八

節烈這兩個字，從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，所以有過「節士」「烈士」的名稱。然而現在的一「表彰節烈」，却是專指女子，並無男子在內。據時下道德家的意見，來定界說，大約節是丈夫死了，決不再嫁，也不私奔，丈夫死得愈早，家裏愈窮，她便節得愈好。烈可是有兩種：一種是無論已嫁未嫁，只要丈夫死了，她也跟着自盡；一種是有強暴來污辱她的時候，設法自殺，或者抗

拒被殺，都無不可。這也是死得愈慘愈苦，她便烈得愈好，倘若不及抵禦，竟受了污辱，然後自戕，便免不了議論。萬一幸而遇着寬厚的道德家，有時也可以略述原情，許她一個烈字。可是文人學士，已經不甚願意替她作傳；就令勉強動筆，臨了也不免加上幾個「惜夫惜夫」了。

同上

只有刀兵盜賊往往造出許多不節烈的婦女，但也是兵盜在先，不節烈在後，並非因爲她不節烈了，纔將刀兵盜賊招來。

同上

做了人類想成仙；生在地上要上天；明明是現代人，吸着現代的空氣，却偏要勒垢朽腐的名教，僵死的語言，侮蔑盡現在，這都是「現在的屠殺者」。殺了「現在」，也便殺了「將來」。——將來是子孫的時代。

現在的屠殺者 一九一八

現在的社會，分不清楚理想與妄想的區別。再過幾時，還要分不清「做不到」與「不肯做到」的區別，要將掃除庭園與劈開地球混作一談。理想家說，這花園有穢氣，須得掃除，——到那時候，說這種話的人，也要算在理想黨裏——他却說道，他們從來在此小便，如何掃除？萬萬不能，也斷乎不可！

那時候，只要從來如此，便是寶貝。即使無名腫毒，倘若生在中國人身上，也便「紅腫之處，醫若桃花；潰爛之時，美如乳酪。」因釋所在，好不可言。

隨感錄(三十九) 一九一八

凡中國人說一句話，做一件事，倘與傳來的積習有若干抵觸，須一個勛斗便告成功，纔有立足的處所；而且被恭維得烙鐵一般熱。否則免不了標新立異的罪名，不許說話；或者竟成了大逆不道，為天地所不容。

隨感錄四十一 一九一八

我想種族的延長——便是生命的連續——的確是生物界事業裏的一大部分。何以要延長呢？不消說是想進化了。但進化的途中總須新陳代謝。所以新的應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去，這便是壯，舊的也應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去，這便是死；各各如此走去，便是進化的路。

隨感錄四十九 一九一八

中國社會的狀態，簡直是將幾十世紀縮在一時：自油松片以至電燈，自獨輪車以至飛機，自標槍以至機關，自不許「妄談法理」以至護法，自「食肉寢皮」的喫人思想以至人道主義，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，都摩肩接踵的存在。

隨感錄五十四 一九一八

我們改良點自己，保全些別人；想些互助的方法，收了互害的局面罷！

有無相通 一九一八

中國的社會，雖說「道德好」，實際却太缺乏相愛相助的心思。便是「孝」「烈」這類道德，也都是旁人毫不負責，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。

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一九一九

中國舊理想的家族關係父子關係之類，其實早已崩潰。這也非「于今為烈」，正是一在昔已然。「歷來都竭力表彰「五世同堂」，便是見實際上同居的為難；拚命的勸孝，也足見事實上孝子的缺少。而其原因，便全在一意提倡虛偽道德，蔑視了真的人情。」同上

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，我以為在這塗路中，大概可以見世人的真面目。

「吶喊」自序(二二)

看客在戲台下喝倒采，食客在膳堂裏發標，伶人廚子，無嘴可開，只能怪自己沒本領。但若看客開口一唱戲，食客動手一做菜，可就難說了。

說不出 一九二四

凡對子以真話為笑話的，以笑話為真話的，以笑話為笑話的，只有一個方法，就是不說話。

說胡鬚 一九四一

我想，罵人是中國極普通的事，可惜大家只知道罵而沒有知道何以該罵，誰該罵，所以不行。現在我們須得指出其可罵之道，而又繼之以罵。那麼，就很有意思了，於是就可以由罵而生出罵以上的事情來回罷。

通訊 一九二五

長輩的訓誨于我是這樣的有力，所以我也很遵從讀書人家的家教。屏息低頭，毫不敢輕舉妄動。兩眼下視黃泉，看天就是傲慢，滿臉裝出死相，說笑就是放肆，我自以為極應該的；但有時心裏也發生一點反抗。心的反抗，那時還不算什麼犯罪，似乎誅心之律，倒不及現在之嚴。

忽然想到(五) 一九二五

世上雖有新釘鐵的辦法，却很少見有敢負責任的宣言。所多的是自在黑幕中，偏說不知道；替暴君奔走，却以局外人自居；滿肚子懷着鬼胎，而裝出公允的笑臉；有誰明說出自己所觀察的是非來，他使用了一流言「爽作不負責任的武器；這種蛆蟲充滿的「臭毛蘭」是難以打掃乾淨的。

並非閒話 一九二五

清的末年，社會上大抵與革命黨如蛇蝎，南京政府一成立，漂亮的紳士和商人看見似乎革命黨的人，便親

密的說道：「我們本來都是一草子頭，一路的呵。」

補白 一九二五

稱爲神的和稱爲魔的戰鬥了，並非爭奪天國，而在要得地獄的統治權。所以無論誰勝，地獄至今也還是照樣的地獄。

雜語 一九二五

世上並沒有這樣一道綉牆，騎着而又兩腳踏地，左右穩妥，所以即使吞吞吐吐，他還是將自己的魂靈梟首通衢，掛出了原想竭力隱藏的醜態。

答K S君 一九二五

在北京常看見各樣好地名：翻木胡同，迺茲府，承相胡同，協濟廟，高義伯胡同，貴人關。但探起底細來，據說原是劈柴胡同，奶子府，緞匠胡同，鐵子廟，狗尾巴胡同，鬼門關。字面雖然改了，涵義還依舊，這很使我失望；否則，我將鼓吹的奴隸二字爲一努理，「或是一努禮，」使大家可以永遠放心盹兒，不必再愁什麼了。但好在似乎也並沒有什麼人愁着，炮竹畢畢剝剝地都祀過財神了。

咬文嚼字 一九二五

無論是誰，只要在中國過活，便總得常聽到「他媽的」或其相類的口頭禪。我想：這話的分布，大概就跟着中國人足跡之所至；使用的遍數，怕也未必比客氣

「愈好呀」會更少。假使依或人所說，牡丹是中國的「國花」，那麼，這就可以算是中國「國花」了。

論「他媽的！」 一九二五

「下等人」還未暴發之先，自然大抵有許多「他媽」在嘴上，但一遇機會，偶竊一位，略識幾字，便即文雅起來，雅號也有了；身分也高了，家譜也修了，還要尋一個始祖，不是名儒便是名臣。從此化爲「上等人」，也如上等前輩一樣，言行都很溫文爾雅。然而愚民究竟也有聰明的，早已看穿了這鬼把戲，所以又有俗諺說：「口上仁義聰明，心裏男盜女娼！」他們是很明白的。

同上

現在，從讀書以至「尋異性朋友講情話」，似乎都爲有些有志者所詬病了。但我想，責人太嚴，也正是「五分熱」的一個病源。譬如自己要擇定一種口號——例如不買英日貨——來履行，與其不飲不食的履行七日或痛哭流涕的履行一日，倒不如也看書也履行至五年，或者也看戲也履行至十年，或者也尋異性朋友也履行至五十年，或者也講情話也履行至一百年。記得韓非子曾教人以競馬的奧妙，其一是一不恥最後。」即使慢，馳而不息，縱令落後，縱令失敗，但一定可以達到他所向

的目標。

補白（三） 一九二五

我疑心將來的黃金世界裏，也曾有將叛徒處死刑，而大家尙以爲是黃金世界的事，其大病根就在人們各各不同，不能像印版書似的每本一律。要澈底地毀壞這種大勢的，就容易變成一個人的無政府主義者，「加工人綏惠略夫裏所描寫的綏惠略夫就是。這一類人物的命運，在現在——也許雖在將來——是要救羣衆而反被羣衆所迫害，終于成了單身，忿激之餘，一轉而離視一切，無論對誰都閉鎖，自己也歸于毀滅。

兩地書（四） 一九二五

仰慕往古的，回往古去罷！想出世的，快出世罷！想上天的，快上天罷！靈魂要離開肉體的，快離開罷！現在的地上，應該是執着現在，執着地上的人們居住的。 雜感 一九二五

往日看東谷子，覺得其中的謀略也沒有什麼出奇，獨有飛箝中的一可箝而從，可箝而橫……可引而反，可引而覆。雖覆能復，不失其度」的這一段裏的一句「雖覆能復」很有些可怕。這一種手段，我們在社會上是時常遇見的。

補白（二） 一九二五

走「人生」的長途，最易遇到的有兩大難關，其一

是「歧路」，倘是墨翟先生，相傳是痛哭而返的。但我不哭也不返，先在歧路頭坐上，歇一會，或者睡一覺，于是選一條似乎可走的路再走，倘遇見老實人，也許奪他食物來充飢，但是不問路，因為我料定他並不知道的。如果遇見老虎，我就爬上樹去，等牠餓得走去了再下來，倘牠竟不走，我就自己餓死在樹上，而且先用帶子縛住，連死屍也不給他吃。但倘若沒有樹呢？那麼，沒有法子，只好請牠吃了，但也不妨咬牠一口。其二便是一「窮塗」了，聽說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，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辦法一樣，還是踉蹌進去，在荆棘裏姑且走走。但我也並未遇到全是荆棘毫無可走的地方過，不知道是否世上本無所謂窮塗，還是我幸而沒有遇着。

兩地書(二) 一九二五

無論從那裏來的，只要是食物，壯健者就無需思索，承認是吃的東西。惟有衰病的，却總常想到害胃，傷身，特有許多禁條，許多避忌；還有一大套比較利害而終于不得要領的理由，例如吃固無妨，而不吃尤穩，食之或當有益，然究以不吃為宜云云之類。但這一類人總要日見其衰弱的，因為他終日戰戰兢兢，自己先已失了活氣了。

看鏡有感 一九二五

中國老例，凡是排斥異己的時候，常給對手起一個渾名——或謂之「綽號」。這也是明清以來訟師的老手段；假如要控告張三，李四，倘只說姓名，本很平常，現在却道「六臂太歲張三」，「白額虎李四」，則先不問事跡，縣官只見綽號，就覺得他們是惡棍了。

補白(二) 一九二五

古國的滅亡，就因為大部份的組織被太多的古習慣教養得硬化了，不再能夠轉移，來適應新環境。若干分子又被太多的壞經驗教養得聰明了，于是變性，知道在硬化的社會裏，不妨妄行。

十四年的「讀經」 一九二五

我總覺得周圍有長城圍繞。這長城的構成材料，是舊有的古磚和補添的新磚。兩種東西聯為一氣，造成了城壁，將人們包圍。

長城 一九二五

正當苦痛，即說不出苦痛來，佛說極苦地獄中的鬼魂，也反而並無叫喚。「碰壁」之後 一九二五
我們聽到呻吟，歎息，哭泣，哀求，無須吃驚，見了酷烈的沈默，就應該留心了；見有什麼像毒蛇似的在屍林中蜿蜒，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馳，就更應該留心了；這在預告「真的憤怒」將要到來。

雜感 一九一五

對於社會的戰鬥，我是並不挺身而出的，我不勸別人犧牲什麼之類就爲此。歐戰的時候，最重「壕塹戰」，戰士伏在壕中，有時吸煙，也唱歌，打紙牌，喝酒，也在壕中開美術展覽會，但有時忽向敵人開他幾槍。中國多暗箭，起身而出的勇士容易喪命，這種戰法非必要的罷。但恐怕也有時會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，這時候，沒有法子，就短兵相接。

兩地書（二） 一九二五

戰士死了的時候，蒼蠅們所首先發見的是他的缺點和傷痕，嘔着，發着地叫着，以爲得意，以爲比死了的戰士更英雄。但是戰士已經戰死了，不再來揮去牠們。于是乎蒼蠅們即更其發着地叫，自以爲倒是不朽的聲譽，因爲牠們的完全，遠在戰士之上。

的確的，誰也沒有發見過蒼蠅們的缺點和創傷。然而，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，完美的蒼蠅也終竟是蒼蠅。

去罷，蒼蠅們！雖然生着翅子，還能營營，總不會超過戰士的。你們這些蟲豸們！

戰士和蒼蠅 一九二五

我明知道幾個人做事，或出于「爲天下」是很少的。但人于現狀，總該有點不平，反抗，改良的意思。只一點共同目的，便可以合作。即便含些「利用」的私心也不妨，利用別人，又給別人做點事，說得好看一點，就是「互助」。但是，我總是「罪孽深重，禍延」自己，每每終于發現純粹的利用。連「互」字也安不上，被用之後，只剩下耗了氣力的自己一個。有時候，他還要反而罵你；不罵你，還要謝他的洪恩。我的時常無聊，就是爲此，但我還能將一切忘却，休息一時之後，從新再來，即便明知道後來的命運未必會勝于過去。

兩地書（二九） 一九二五

向來，我總不相信國粹家道德家之類的痛哭流涕是真心，即使眼角上確有珠淚橫流，也須檢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薑汁。什麼保存國故，什麼振興道德，什麼維持公理，什麼整頓學風……心裏可還是這樣想？一做戲，則前台的架子，總與在後台的面目不相同。但看客雖然明知是戲，只要做得像，也仍然能够爲牠悲喜，于是這齣戲就做下去了，有誰來揭穿的，他們反以爲掃興。

馬上支日記 一九二六
真的猛士，敢于直面慘澹的人生，敢于正視淋漓的

鮮血。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？然而造化又常常爲庸人設計，以時間的流駛，來洗滌舊跡，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。在這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，又給人暫得偷生，維持着這似人非人的世界。我不知道這殘廢的世界何時是一個盡頭。

紀念劉和珍君 一九二六

我的可惡有時自己也覺得，即如戒酒，吃魚肝油，以望延長我的生命，倒不盡是爲了我的愛人，大大半乃是爲了我的敵人——給他們說得體面一點，就是敵人——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。

「坡」題記 一九二六

有一流人之所謂偉大與渺小，是指他可給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。無花的薔薇（五） 一九二六

我先前總以爲人是有罪，所以鎗斃或坐監的。現在纔知道其中的許多，是先因爲被人認爲「可惡」，纔總終于犯了罪。

許多罪人，應該稱爲「可惡的人。」

可惡罪 一九二七

防被欺。

自稱盜賊的無須防，得其反倒是好人；自稱正人君子

子的必須防，得其反則是盜賊。

小雜感 一九二七

近來我悟到凡帶一點改革性的主張，倘于社會無涉，總可以作爲「廢話」而存留。萬一見效，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殺身之禍。古今中外，其揆一也。

答有恆先生 一九二七

每一個破衣人走過，叭兒狗就叫起來，其實並非都是狗主人的意旨或使喚。

叭兒狗往往比牠的主人更嚴厲。

小雜感 一九二七

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爭，必須堅決持久不斷，而且注重實力。舊社會的根據原是非常堅固的。新運動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動搖牠什麼。並且舊社會還有牠使新勢力妥協的好辦法，但牠自己是決不妥協的。在中國也有過許多新的運動了，却每次都是新的敵不過舊的，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方面沒有堅決的廣大的目的，要求很小，容易滿足。

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一九三〇

一夜已盡，人們又小心翼翼的起來，出來了；便是夫婦們，面目和五六點鐘之前也何其兩樣。從此就是熱

鬧，喧囂。而高牆後面，大廈中間，深閣裏，黑獄裏，客室裏，秘密機關裏，却依然瀰漫着驚人的真的大黑暗。

現在的光天化日，照來攘往，就是這黑暗的裝飾，是人肉醬缸的金盞，是鬼臉上的雪花膏。只有夜還算是誠實的。

夜頌 一九三三

雖然是夜，但也有明暗。有微明，有昏暗，有伸手不見掌，有漆黑一團糟。愛夜的人要有聽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，自在暗中，看一切暗。君子們從電燈下走入暗室中，伸開了他的懶腰；愛侶們從月光下走進樹陰裏，突變了他的眼色。夜的降臨，抹殺了一切文人學士們當光天化日之下，寫在耀眼的白紙上的超然，混然，恍然，勃然，粲然的文章，只剩下乞憐，討好，撒謊，騙人，吹牛，搗鬼的夜氣，形成一個燦爛的金色的光圈，像見于佛書上面似的，籠罩在學識不凡的頭腦上。

同上

浙東的有一處的戲班中，有一種脚色叫作「二花臉」，譯得雅一點，那麼，「二丑」就是。（中略）他所扮演的保護公子的拳師，或是趨奉公子的清客。

義僕是老生扮的，先以諫諍，終以殉主；惡僕是小

丑扮的，只會作惡，到底滅亡。而二丑的本領却不同，他有點上等人模樣，也懂些琴棋書畫，也來得行令猜謎，但倚靠的是權門，凌蔑的是百姓，有誰被壓迫了，他就來冷笑幾聲，暢快一下，有誰被陷害了，他又去嚇唬一下，吆喝幾聲。不過他的態度又並不常常如此的，大抵一面又回過臉來，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點，搖頭裝起鬼臉道：你看這傢伙，這回又要倒楣哩！

這最末的一手，是二丑的特色。因為他沒有義僕的愚笨，也沒有惡僕的簡單，他是智識階級。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，一定不能長久，他將來還要到別家幫閒，所以當受着豢養，分着餘羹的時候，也得裝着和這貴公子並非一伙。（中略）

世間只要有權門，一定有惡勢力，有惡勢力，就一定有二花臉，而且有二花臉藝術。

二丑藝術 一九三三

蝙蝠雖然也是夜飛的動物，但在中國的名譽却還算好的。這也並非因為他吞食蚊虻，于人們有益，大半倒在他的名目，和「蝠」字同音。以這麼一副尊容而能寫入畫圖，實在就靠著名字起得好。還有，是中國人本來願意自己能飛的，也設想過別的東西都能飛。道士要羽

化，皇帝想飛昇，有情的願作比翼鳥兒，受苦的恨不得插翅飛去，想到老虎添翼，何毛骨聳然，然而青蚨飛來則眉眼莞爾。至于墨子的飛鳶終于失傳，飛機非募款到外國去購買不可，則是因爲太重了精神文明的緣故，勢所必至，理有固然，毫不足怪的。但雖然不能夠做，却能够想，所以見了老鼠似的東西生着翅子，倒也並不詫異，有名的文人還要收爲詩料，謔出什麼「黃昏到寺編蝠飛」那樣的佳句來。

談蝙蝠 一九三三

要將上海的所謂「白相」改作普通話，只好是「玩耍」；至于「吃白相飯」那恐怕還是用文言譯作「不務正業，游蕩爲生」對於外鄉人可以比較的明白些。

游蕩可以爲生，是很奇怪的。然而在上海問一個男人，或向一個女人問她的丈夫的職業的時候，有時會遇到極直截的回答道：「吃白相飯的。」

聽的也並不覺得奇怪，如同聽到了說「教書」，「做工」一樣。倘設是「沒有什麼職業」他倒會有些放心了。

「吃白相飯」在上海是這麼一種光明正大的職業。我們在上海的報章上所看見的，幾乎常是這些人的功績；沒有他們，本埠新聞是決不會熱鬧的。（下略）

「白相」可以吃飯，勞動的自然就要餓肚，明明白白，然而人們也不以爲奇。

但「吃白相飯」朋友倒自有其可敬的地方，因爲他還直直落落的告訴人們說，「吃白相飯的。」

「吃白相飯」 一九三三

初初看見報上登載的五一「告工友書」上說：「反抗本國資本家無理的壓迫，」我也是喫了一驚的。這不是提倡階級鬥爭了麼，後來想想也就明白了。這是說，無理的壓迫要反對，有理的不在此例。

從盛宣懷說到有理的壓迫 一九三三

有些慷慨家說，世界上只有水和空氣給與窮人。此說其實是不確的，窮人在實際上，那裏能够得到和大家一樣的水和空氣。

踢 一九三三

在上海，如果同巡捕，鬥了，西崽之類閒談起來，他們大抵是憎惡洋鬼子的，他們多是愛國主義者，然而他們也像洋鬼子一樣，看不起中國人，棍棒和拳頭和輕蔑的眼光，專注在中國人的身上。

「揩油」 一九三三

螞蟻中有一種武士蟻，自己不造窠，不求食，一生的事業，是專在攻擊別種螞蟻，掠取幼蟲，使成奴隸，

給牠服役的。但奇怪的是牠決不掠取成蟲，因為已經難施教化。牠所掠取的一定只限于幼蟲和蛹，使在盜窟裏長大，毫不記得先前，永遠是愚忠的奴隸，不但服役，每當武士蟻出去劫掠的時候，牠還跟在一起，幫着搬運那些被侵略的同族的幼蟲和蛹去了。

但在人類，却不能這麼簡單的造成一律。這就是人之所以爲「萬物之靈。」

新秋雜識 一九三三

幫閒，在忙的時候就是幫忙，倘若主子忙于行兇作惡，那自然也就是幫兇。但他的幫法，是在血案中而沒有血跡，也沒有血腥氣的。

幫閒法發隱 一九三三

八月三十日的夜裏，遠遠近近，都突然劈劈拍拍拍起來，一時來不及細想，以爲「抵抗」又開頭了，不久就明白了那是放爆竹，這才定了心。接着又想：大約又是什麼節氣了罷？……待到第二天看報紙，才知道原來昨夜是月蝕，那些劈劈拍拍，就是我們的同胞，異胞（我們雖然大家自稱爲黃帝子孫，但蚩尤的子孫想必也未嘗死絕，所以謂之「異胞」）在示威，要將月亮從天狗裏救出。（中略）

最妥當是救月亮，那怕爆竹放得震天價響，天狗決

不致于來咬，月亭裏的酋長（假如有酋長的話）也不會出來禁止，目爲反動的。

新秋雜識（二） 一九三三

兵災，旱災，蝗災，水災……災民們不計其數，幸而暫免于災殃的小民，又怎麼能有一個救法？那自然還不如救靈魂，事省功多，和大人先生的打醮造塔同其功德。這就是所謂「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；」而「君子務其大者遠者，」亦此之謂也。

同上

古時候雖有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」的人，但因爲也有「放下官印，立地唸佛」而終于又「放下念珠，立地做官」的人，這一種玩魚兒，實在已不足以昭大信于天下：令人辦事有點爲難了。

爲厚 一九三三

耶穌說過，富翁想進天國，比駱駝走過針孔還要難。但說這話的人，自己當時即受難（NATION）了。現在是歐美的一切富翁，幾乎都是耶穌的信奉者而受難的就輪到了窮人。「一個人的受難」序 一九三三

笑裏可以有刀，自稱酷愛和平的人民，也會有殺人不見血的武器，那就是謠言。

謠言世家 一九三三

「安貧」誠然是天下太平的要道，但倘使無法指定

究竟的運命，總不能令人死心塌地。

運命 一九三三

暴露者揭發種種醜聞，自以為有益於人們，然而無聊的人，為消遣無聊計，是甘於受欺，並且安于自欺的，否則就更無聊。因為這，可以使戲法長存於天地之間，也所以使暴露幽暗不但為欺人者所深惡，亦且為被欺者所深惡。

朋友 一九三三

說人反動的，他自己正是反動；說人匪徒的，他自己正是匪徒。

「准風月談」後記 一九三三

文壇上的事件還多得很；獻檢查之秘計，施離析之奇策，起謠言分中權，藏真實分心曲，立降旗於往年，濫故交於今日……

同上

自己明知道是奴隸，打熬着，並且不平着，掙扎着，一面「意圖」掙脫以至於實行掙脫的，即使暫時失敗，還是套上鍊銬罷，他却不過是單單的奴隸。如果從奴隸生活中尋出「美」來，讚歎，撫摩，陶醉，那可簡直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，他使自己和別人永遠安住於這生活，

漫興 一九三三

先前，舊社會的腐敗，我是覺到了的，我希望着新的社會的起來，但不知道這「新的」該是什麼，而且也

不知道「新的」起來以後，是否一定就好。待到十月革命後，我纔知道這「新的」社會的創造者是無產階級，但因為資本主義各國的反宣傳，對於十月革命有些冷淡，並且懷疑。現在蘇聯的存在和成功，使我確切的相信無階級社會一定要出現，不但完全掃除了懷疑，而且增加許多勇氣了。

答國際文學社問 一九三四

只要是地位，尤其是利害一不相同，則兩國之間不消說，就是同國的人們之間，也不容易互相瞭解的。

內山完造作「話中國的姿態」序 一九三五

野地上有一堆燒過的紙灰，舊牆上有幾個刻出的圖畫，經過的人是大概未必注意的，然而這些裏面，各各藏着一些意義，是愛，是悲哀，是憤怒……而且往往比叫了出來的更猛烈。

寫於深夜裏 一九三六

中國原是一「把人不當人」的地方，即使無端誣人為投降或轉變，國賊或漢奸，社會上也並不以為奇怪。

白莽作「孩兒塔」序讀記 一九三七

人 民

許多人所怕的，是一「中國人」這名自要消滅，我所

怕的，是中國人要從「世界人」中擠出。

隨感錄（三十六） 一九一八

多有不自滿的人的種族，永遠前進，永遠有希望。
多有只知責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種族，禍哉禍哉！

不滿 一九一八

我們能够大叫，是黃鸞便黃鸞般叫；是鴉鴉使鴉鴉般叫。我們不必學那種從私窩子裏跨出脚，便說「中國道德第一」的人的聲音。

隨感錄（四十） 一九一八

在現存的舊民族中，最合中國式理想的，總要推錫蘭島的 *Nether* 族。他們和外界毫無交涉，也不受別民族的影響，還是原始狀態，真不愧所謂「羲皇上人。」

但聽說他們人口年年減少，現在快要沒有了；這實在是一件萬分可惜的事。

隨感錄（五十八） 一九一八

現今的人們還以眼淚贈答，並且以這爲最上的贈品，因爲他此外一無所有。

雜感 一九二五

近來有些人，凡是自己善於在暗中播弄鼓動的，一看見別人明白質直的言動，便往往反噬他是播弄和鼓動，是某黨，是某系，正如偷漢的女人的丈夫，總願意

說世人全是忘八，和他相同，他心裏纔覺舒暢。

並非閒話 一九二五

卑怯的人，即使有萬丈的憤火，除弱草以外，又能燒掉甚麼呢？

雜憶 一九二五

中國人雖然想了各種苟活理想，可惜終於沒有實現。但我却替他們發見了，你們大概知道的吧，就是北京的第一監獄。這監獄在宣武門外的空地裏，不怕鄰家火燒；每日兩餐，不慮凍餒；起居有定，不會傷生；構造堅固，不會倒塌；禁卒受着，不會再犯罪；強盜是決不會來搶的。住在裏面，何等安全，真是「千金之子生不垂堂」了。但闕少的就有一件事：自由。

北京通訊 一九二五

我獨不解中國人何以於舊狀況那麼心平氣和，於較新的機運就這麼疾首蹙額；於已成之局那麼委曲求全，於初興之事就這麼求全責備。

忽然想到 一九二五

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，用瞞和騙，造出奇妙的逃路來，而自以爲正路。在這路上，就證明着國民性的怯弱，懶惰，而又巧滑。一天一天的滿足着，即一天天的墮落着，但却又覺得日見其光榮。在事實上，亡國一

次，即添加幾個殉難的忠臣，後來每不想光復舊物，而只中贊美那幾個忠臣；遭劫一次，即造成一羣不辱的烈女，事過之後，也每每不思懲死，自衛，却只願歌詠那一羣烈女。彷彿亡國遭劫之事，反而給中國人發揮「兩間正氣」的機會，增高價值，即在此一舉，應該一任其至，不足憂非似的。自然，此上也無可為。因為我們已經藉死人獲得最上的光榮了。

論睜了眼看 一九二五

中國人倘有權力，看見別人奈何他不得，或者有「多數」作他護符的時候，多是兇殘橫恣，宛然一個暴君，做事並不中庸；等到滿口「中庸」時，乃是勢力已失，早非「中庸」不可的時候了。一到全敗，則又有「命運」來做話柄，縱為奴隸，也處之泰然，但又無往而不合於聖道。這些現象，實在可以使中國人敗亡，無論有沒有外敵。要救正這些，也只好先行發露各樣的劣點，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來。

通訊（與徐炳昶） 一九二五

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，就先該敢說，敢笑，敢哭，敢怒，敢罵，敢打，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。 忽然想到（五） 一九二五

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，少有韌性的反抗，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，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；見勝兆則紛紛聚集，見敗兆則紛紛逃亡。

這個與那個 一九二五

我每看運動會時，常常這樣想：優勝者固然可敬，但那雖然落後而仍非跑至終點不止的競技者，和見了這樣競技者而肅然不笑的看客，乃是中國將來的脊梁。

同上

我以為國民倘沒有智，沒有勇，而單靠一種所謂「氣」，實在是非常危險的。現在，應該更進而着手於較為堅實的工作了。

雜憶（四） 一九二五

現在的強弱之分固然在有無鎗砲，但尤其在拿鎗砲的人。假使這國民是卑怯的，即縱有鎗砲，也只能殺戮無鎗砲者，倘敵手也有，勝敗便在不可知之數了。這時候纔見真強弱。

補白（一） 一九二五

我常想：治中國應該有兩種方法，對新的用新法，對舊的仍用舊法，例如「遺老」有罪，即該用清朝法律；打屁股。因為這是他所佩服的。民元革命時，對於任何人都寬容（那時稱為「文明」），但待到二次革命失敗，許多舊黨對於革命黨却不「文明」了；殺。假使那時

元年的新黨不「文明」，一則許多東西早已滅亡，那裏會來發揮他們的老手段。——兩地書（三五）——一九二五

造化所賦與於人類的不調和實在還太多。這不獨在肉體上而已，人能有高遠美妙的理想，而人間世不能有副其萬一的現實，和經歷相伴，那衝突便日見其然了，所以在勇於思索的人們，五十年的中壽就恨過久，於是急轉，有苦悶，有彷徨；然而也許不過是走向十字街頭，以自送他的餘年為盡。自然，人們中儘不乏面團團地活到八九十，而且心地太平，並無苦惱的，但這是專為來受中國內務部的褒揚而生的人物，必須又作別論。

「出了象牙之塔」後記一九二五

中國人的對付鬼神，兇惡的是奉承，如瘟神如火神之類，老實一點的就要欺侮，例如對於土地或竈君。待遇皇帝也有類似的意思。君民本是同一民族，亂世時「成則為王敗則為賊」，平常是一個照例做皇帝，許多個照例做平民；兩者之間，思想上本沒有大差別，所以皇帝和大臣有「愚民政策」，百姓們也自有其「愚君政策」。

談皇帝 一九二六

呼喚血和火的，詠嘆酒和女人的，賞味幽林和秋月，都要真的神往的心，否則一樣是空洞。人多是一生

命之川」之中的一滴，承着過去，向着未來，倘不是真的特出到異乎尋常的，便都不免並含着向前和反顧。

「十二個」後記 一九二六

社會諸色人等，愛看雙官話，也愛看四杰材，望偏安巴蜀的劉玄德成功，也願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得法；至少，是受了官的恩惠時候則體慕官僚，受了官的剝削時候便同情匪類。

學界的三魂 一九二六

久受壓制的人們，被壓制時只能忍苦，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樂，悲壯劇是不能久留在記憶裏的。

黃花節的雜感 一九二七

分數多寡的辯論；及格與否的辯論；教員有無私心的辯論；優待革命青年，優待的程常，我說已慢，他說未優的辯論；補救落第，我說權在我，他說在我，我說無法，他說有法的辯論；試題的難易，我說不難，他說太難的辯論；還有因為有族人在台灣，自己也可以算作台灣人，取得優待「被壓迫民族」的特權與否的辯論；還有人本無名，所以無所謂冒名頂替的玄學底辯論……（下略）

現在想起那時的辯論來，人是多麼和有限的生命開着玩笑呵。 在鐘樓上 一九二七

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，折中的。譬如你說，這屋子太暗，須在這裏開一個窗，大家一定不允許的。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，他們就會來調和，願意開窗了。

無聲的中國 一九二七

濁浪在拍岸，站在山岡上者和飛沫不相干，弄潮兒則於濤頭且不在意，惟有衣履尚整，徘徊海濱的人，一濺水花，便覺得有所沾濕，狼狽起來。

柔石作「二月」小引 一九二九

然而爲盜要被官兵所打，捕盜也要被強盜所打，要十分安全的俠客，是覺得都不妥當的，於是有流氓。和尚喝酒他來打，男女通姦他來捉，私娼私販他來凌辱，爲的是維持風化；鄉下人不識租界章程他來欺侮，爲的是看不起無知；剪髮女人他來嘲罵，社會改革者他來憎惡，爲的是愛秩序。但後面是傳統的靠山，對手又都非浩蕩的強敵，他就在其間橫行過去。

流氓的變遷 一九二九

奴才做了主人，是決不肯廢去「老爺」的稱呼的，他的擺架子，恐怕比他的主人還十足，還可笑。

上海文藝之一瞥 一九三一

優良而非國貨的時候；中國禁用，日本做造，這是

兩國截然不同的地方。 禁用和自造 一九三三

專制者反面就是奴才，有權時無所不爲，失勢時即奴性十足。 諺語 一九三三

做主子時以一切別人爲奴才，則有了主子，一定以奴才自命：這是天經地義，無可動搖的。 同上

不善於改悔的人，究竟也躲閃不到那裏去。

「准風月談」後記 一九三三

倘是獅子，自誇怎樣肥大是不妨事的，但如果是一口豬或一匹羊，肥大倒不是好兆頭。我不知道我們自己覺得現在好像是什麼了？ 黃禍 一九三三

有好茶喝，會喝好茶，是一種「清福」。不過要享這「清福」，首先就須有工夫，其次是練習出來的特別的感覺。由這一極瑣屑的經驗，我想，假使是一個使用筋力的工人，在喉乾欲裂的時候，那麼，即使給他龍井芽茶，珠蘭馨片，恐怕他喝起來也未必覺得和熱水有什麼大區別罷。所謂「秋思」，其實也是這樣的，騷人墨客，會覺得什麼「悲哉秋之爲氣也」，「風雨陰晴，都給他一種刺激，一方面也就是一種「清福」，但在老農，却只知道每年的此際，就要割稻而已。

喝茶 一九三三

我們有痛覺，一方面是使我們受苦的，而一方面也使我們能够自衛。假如沒有，則即使背上被人刺了一尖刀，也將茫無知覺，直到血盡倒地，自己還不明白爲什麼倒地。但這痛覺如果細膩銳敏起來呢，則不但衣服上有一根小刺就覺得，連衣服上的接縫，線結，布毛都要覺得，倘不穿「無縫天衣」，他便要終日如芒刺在身，活不下去了。但假裝銳敏的，自然不在此例。同上

中國人原是喜歡「搶先」的人民，上落電車，買火車票，寄掛號信，都願意是一到便是第一個。

爲翻譯辯護 一九三三

人們誰高興做「文字獄」中的主角呢，但倘不死絕，肚子裏總還有半口悶氣，要借着笑的幌子，哈哈的吐他出來。笑笑既不至於得罪別人，現在的法律上也尚無國民必須哭喪着臉的規定，並非「非法」，蓋可斷言的。

從風刺到幽默 一九三三

我們在上海路上走，時常會遇見兩種橫衝直撞，對於對面或前面的行人，決不稍讓的人物。一種是不用兩手，却只將直直的長腳，如入無人之境似的踏過來，倘不讓開，他就會踏在你的肚子或肩膀上。這是洋大人，都是「高等」的，沒有華人那樣上下的區別。一種就是

轉上他兩條臂膊，手掌向外，像蠟子的兩個鉗一樣，一路推過去，不受被推的人是跌在泥塘或火坑裏。這就是我們的同胞，然而「上等」的，他坐電車，要坐二等所改的三等車，他看報，要看專登黑幕的小報，他坐着看得唾沫，但一走動，又是推。

上車，進門，買票，寄信，他推；出門，下車，避禍，逃難，他又推。推得女人孩子都踉踉跄跄，跌倒了，他就從活人上踏過，跌死人，他就從死屍上踏過，走出外面，用舌頭舐舐自己的厚嘴唇，什麼也不覺得。

推 一九三三

生活的壓迫，令人煩冤，胡塗中看不清冤家，便以爲家人路人，在阻礙了他的路，於是乎「推。」這不但保存自己，而且是憎惡別人了，這類人物一悶氣，出來的時候是要「清道」的。

「推」的餘談 一九三三

一有所感，倘不立刻寫出就忘却，因爲會習慣。幼小時，洋紙一到手，便覺得洋臊氣撲鼻，現在却什麼特別的感覺也沒有了。初看見血心裏是不舒服的，不過久住在殺人的名勝之區，則即使見了掛着的頭顱，也不怎麼詫異。這就因爲能够習慣的緣故。由此看來，人們

——止少，是我一般的人們，要從自由人變成奴隸，怕也未必要麼煩難。無論什麼，都會慣起來的。

上海所感 一九三四

據我所見，北人的優點是厚重，南人的優點是機靈。但厚重之弊也愚，機靈之弊也狡，所以某先生曾經指出缺點道：北方人是「飽食終日，無所用心」；南方人是一羣居終日，言不及義。」就有階級而言，我以為大體是的確的。

北人與南人 一九三四

我們從古以來，就有埋頭苦幹的人，有拚命硬幹的人，有爲民請命的人，有捨生求法的人，……雖是等於爲帝王將相的家譜的所謂「正史」，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，這就是中國的脊梁。

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 一九三四

中國人要「面子」，是好的，可惜的是這「面子」是一回機活法，「善於變化，於是就和「不要臉」混起來了。長谷川如是閑說「盜泉」云：「古之君子，惡其名而不飲。今之君子，改其名而飲之。」也說穿了「今之君子」的「面子」的祕密。說面子 一九三四

老百姓雖然不讀詩書，不明史法，不解在論中求瑕，民真覺道，但能從大概上看，明黑白，辨是非，往

往有決非清高通達的士大夫所可幾及之處的。

「題未定」草（九） 一九三五

登仕，是噉飯之道，爲隱，也是噉飯之道。假使無法噉飯，那就連「隱」也隱不成了。

隱士 一九三五

俗語說：「忠厚是無用的別名，」也許也刻薄一點罷，但仔細想來，却也覺得並非咬人作惡之談，乃是歸納了許多苦楚的經歷之後的警句。

論「費厄潑賴」應該緩行 一九三五

小市口總愛聽人民的醜聞，尤其是有些熟識的人的醜聞。論人言可畏 一九三五

青年

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，只是向上走，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。能做事的做事，能發聲的發聲。有一分熱，發一分光，就會螢火一般，也可以在黑暗裏發一點光，不必等候炬火。隨感錄（四十一） 一九一八

我也曾如現在的青年一樣，向已死和未死的導師們問過應走的路。他們都說：不可向東，或西，或南，或

北。但不說應該向東，或西，或南，或北。我終於發現了他們心底裏的繃紧了：不過是一個「不走」而已。

這個與那個 一九二五

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宴，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，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，被吃，以兇人的愚妄的歡呼，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，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。

這人肉筵宴現在還排着，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。掃蕩這些食人者，撤掉這筵宴，毀壞這廚房，這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。

燈下漫談 一九二五

我自己，是什麼也不怕的，生命是我自己的東西，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，向着我自以為可以走去的路；即使前面是深淵，荆棘，狹谷，火坑，都由我自己負責。然而向青年說話可就難了，如果盲人騎馬，引入危途，我就該得謀殺許多人命的罪。

北京通信 一九二五

要前進的青年們大抵想尋求一個導師。然而我敢說：他們將永遠尋不到。尋不到倒是運氣；自知的謝不敏，自許的果敢識路麼？凡自以為識路者，總過了「而立」之年，灰色可掬了，圓穩而已，自己却誤以為識

路，假如真識路，自己就早邁向他的目標，何至於還在做導師。說佛法的和尚，賣仙藥的道士，將來都與白骨是「一邱之貉」，人們現在却向他聽生西的大法，求上昇的真傳，豈不可笑。

導師 一九二五

青年又何須找那掛着金字招牌的導師呢？不如尋朋友。聯合起來，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。你們所多的是生力，遇見森林，可以開成平地的，遇見曠野，可以栽種樹木的，遇見沙漠，可以開掘井泉的。問什麼荆棘寒塗的老路，尋什麼烏烟瘴氣的烏導師！同上

我們憎惡的所謂「導師」，是自以為有正路，有捷徑，而其實却是勸人不走的人。倘有領人向前者，只要自己願意，自然也不妨追蹤而往；但這樣的前鋒，怕中國現在還找不到罷。所以我想，與其找胡塗導師，倒不如自己走，可以省却尋覓的工夫，橫豎他也什麼都不知道。至於我那「遇見森林，可以開成平地……」這些話，不過是比方，猶言可以用自力克服一切困難，並非真勸人到山裏去。

田園思想 一九二五

我現在對於做文章的青年，實在有些失望；我看有希望的青年，恐怕大抵打仗去了，至於弄弄筆墨的，却還未遇着真有幾分為社會的，他們多是掛新招牌的利己

主義者，而他們竟自以爲比我新一二十年，我真覺得他們無自知之明，這也就是他們之所以「小」的地方。

兩地書（八五） 一九二六

與名流學者談，對於他之所講，常裝作偶有不懂之處。太不懂被看輕，太懂了被厭惡。偶有不懂之處，彼此最爲適宜。

雜感 一九二七

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，大胆地說話，勇敢地進行，忘掉了一切利害，推開了古人，將自己的真心話發表出來。無聲的中國 一九二七

實彈打出來的却是青年的血，血不但不掩於墨寫的謊語，不醉於墨寫的輓歌；威力也壓軸不住，因爲軸已經騙不過，打不死了。無花的薔薇（八） 一九二七

志願愈大，希望愈高，可以致力之處就愈少，可以自矜之處也愈多。

葉永泰作「小小十年」小引 一九二九

對於只想以筆墨問世的青年，我現在却敢據幾年的經驗，以誠懇的心，進一個苦口的忠告。那就是：不斷的（！）努力一些，切勿想以一年半載，幾篇文章和幾本期刊，便立了空前絕後的大勳業。還有一點，是：不要只用力於抹殺別個，使他和自己一樣的空無，而必須

跨過那站著的前人，比前人更加高大。初初出陣的時候，幼稚和淺薄都不要緊，然而也須不斷的（！）生長起來纔好。並不明白文藝的理論的理論而任意做些造謠生事的評論，寫幾句閒話便要撲滅異己的短評，譯幾篇童話就想抹殺一切的翻譯，歸根結蒂，於己於人，還都是「可憐無益費精神」的事，這也就是所謂「聰明誤」了。

魯迅譯著書目 一九三二

我至今爲止，時時有一種樂觀，以爲壓迫，殺掉青年的，大概是老人。這種老人漸漸死去，中國總可比較地有生氣。現在我知道不然了，殺掉青年的，似乎倒大概是青年，而且對於別個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，更無顧惜，

答有恆先生 一九二七

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，纔以爲將來必勝於過去，青年必勝於老人，對於青年，我敬重之不暇，往往給我一刀，我只還他一箭。然而後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。這並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藝的作品盡感我的，我在廣東，就目睹了同是青年，而分成兩大陣營，或則投書告密，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；我的思路因此轟毀，後來便時常用了懷疑的眼光去看青年，不再無條件的敬畏了。

「三間集」序言 一九三二

「舊瓶不能裝新酒。」這其實是不確的。舊瓶可以裝新酒，新瓶也可以裝舊酒，倘若不信，將一瓶五加皮一瓶白蘭地互換起來試試看，五加皮裝在白蘭地瓶子裏，也還是五加皮。這一種簡單的試驗，不但明着「五更調」「攪十字」的格調，也可以放進新的內容去，且又證實了新式青年的軀殼裏，大可以埋伏下一桐城謬種」或「選舉妖孽」的嚙噬。重三感舊 一九三三

用糞殼來養青年，是決不會壯大的。

孩子

中國的孩子，只要生，不管他好不好；只要多，不管他才不才。生他的人，不負教化的責任。雖然「人衆多」這一句話，很可以閉了眼睛自負，然而這許多人，便只在塵土中輾轉，小的時候，不把他當人，大了以後，也做不了人。隨感錄（二十五） 一九一八

中國娶妻早是福氣，兒子多也是福氣。所有小孩，只是他父母福氣的材料，並非將來的人的萌芽。

同上

窮人的孩子蓬頭垢面在街上轉，闊人的孩子，妖形妖勢，嬌聲嬌氣的在家裏轉，轉得大了，都昏天黑地的在社會轉，同他們的父親一樣，或者還不如。同上

因為我們中國所多的是孩子之父；所以以後是只要「人」之父！ 同上

舊帳如何勾消？我說：「完全解放我們的孩子。」

隨感錄（四十） 一九一八

往昔的歐人對於孩子的誤解，是以爲成人的預備；中國人的誤解，是以爲縮小的成人。直到近來，經過許多學者的研究，纔知道孩子的世界，與成人截然不同；倘不先行理解，一味蠻做，便大礙于孩子的發達。

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一九一九

他們以爲父對於子，有絕對的權力和威嚴；若是老子說話，當然無所不可，兒子有話，却在未說之前早已錯了。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一九一九

孩子初學步的第一步，在成人看來，的確是幼稚，危險，不成樣子，或者簡直可笑的。但無論怎樣的愚婦人，却總以懇切希望的心，看出跨出這第一步去，決不會因爲他的走法幼稚，怕要阻礙關人的路線而「逼死」他；也決不至於將他繫在床上，使他躺着研究到能夠飛

跑時再下地。因為她知道：假如這麼辦，即使長到一百歲也還是不會走路的。

這個與那個 一九二五

勇者憤怒，抽刃向更強者；怯者憤怒，却抽刃向更弱者。不可救藥的民族中，一定有許多英雄，專向孩子們瞪眼。這些驕頭們！

雜感 一九二五

中國中流的家庭，教孩子大抵只有兩種法。其一，是任其跋扈，一點也不管，罵人固可，打人亦無不可，在門內或門前是暴主，是霸王，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網的蜘蛛一般，立刻毫無能力。其二，是終日給以冷遇或呵斥，甚而至於打撲，使他畏葸退縮，彷彿一個奴才，一個傀儡，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「聽話」，「自以為是教育」的成功，待到放他到外面來，則如暫出樊籠的小禽，他決不會飛鳴，也不會跳躍。

上海的兒童 一九三三

凡一個人，即使到了中年以至暮年，倘一和孩子接近，便會踏進久經忘却了孩子世界的邊疆去，想到月亮怎麼會跟着人走，星星究竟是怎麼嵌在天空中。但孩子在他的世界裏，是好像魚之在水，游泳自如，忘其所以的，成人却有如人的鳥水一樣，雖然也覺到水的柔滑和清涼，不過總不免吃力，爲難，非上陸不可了。

改革

看圖識字 一九三四

中國現在的人之中，不平和憤恨的分子太多了。不還是改造的引線，但必須先改造了自己，再改造社會，改造世界；萬不可單是不平。至於憤恨，却幾乎全無用處。

憤恨只是恨恨而死的根苗，古人有過許多，我們不要蹈他們的覆轍。

恨恨而死 一九一八

以前的家庭中間，本來常有勃谿，到了新名詞流行之後，便都改稱「革命」，然而其實也仍是討價錢至於相罵，要賭本至於相打之類，與覺醒者的改革，截然兩途。這一類自稱「革命」的勃谿子弟，純屬舊式，待到自己有了子女，也決不解於；或者反要尋出孝經，勸令誦讀，想他們「學於古訓」都做犧牲。這只能全歸舊道德、舊習慣、舊方法負責，生物學的真理決不能妄任其咎。

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一九一九

羣衆——尤其是中國的——永遠是戲劇的看客。犧牲上場，如果顯得慷慨，他們就看了悲壯劇；如果顯得

殺鯨，他們就看了滑稽劇。北京的羊肉舖前常有幾個人張着嘴看卸羊，彷彿頗愉快，人的犧牲能給與他們的益處，也不過如此。而況事後走不幾步，他們并這一點愉快也就忘却了。

對於這樣的羣衆沒有法，只好使他們無戲可看倒是療救，正無需震駭一時的犧牲，不如深沈的犧牲的戰鬥。

娜拉走後怎樣 一九二二

世間有一種無賴精神，那要也就是韌性。聽說拳匪亂後，天津的青皮，就是所謂無賴者，很跋扈，譬如給人搬一件行李，他說要兩元；對他說行李小，他說要兩元；對他說路近，他說要兩元；對他說不要搬了，他說也仍然要兩元。青皮固然是不足爲法的，而那韌性却大可以佩服。要求經濟權也一樣，有人說這事情太陳腐了，就答道要經濟權；說是太卑鄙了，答應道要經濟權；說是經濟制度就要改變了，用不着再操心，也仍然答道要經濟權。

同上

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而於民國的敵人。

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很像住在德法國裏的猶太人，他們的意中別有一個國度。

我覺得許多烈士的血都被人們踏滅了，然而又不是

故意的。

我覺得什麼都要從新做過。

忽然想到(三) 一九二五

我們要革新的破壞者，因爲他內心有理想的光。我們應該知道他和竊盜奴才的分別；應該留心自己墮入後兩種。這區別並不煩雜，只照觀人，省己，凡言動中，思想中，含有藉此據爲己有朕兆者是竊盜，含有藉此佔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，無論在前面打著的是怎樣鮮明好看的旗子。

再論雷峯塔的傾掉 一九二五

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，是：一要生存，二要溫飽，三要發展。苟有阻礙前途者，無論是古是今，是人是鬼，是三墳五典，百宋千元，天球河圖，金人玉佛，祖傳丸散，秘製膏丹，全都踏倒地。

忽然想到(六) 一九二五

長城久成廢物，弱水也似乎不過是理想上的東西。老大的國民儘活在僵硬的傳統裏，不肯變革，衰朽到毫無精力了，還要自相殘殺。

忽然想到(六) 一九二五

夫學生的游行和請願，由來久矣他們都是一郁郁乎

文哉，「不但絕無炸彈和手鎗，並且連九節鋼鞭，三尖兩刃刀也沒有，更何況丈八蛇矛和青龍捲月刀乎？」

忽然想到（九） 一九二五

反革命者對於改革的毒害，向來就並未放鬆過，手段的厲害也已經無以復加了。只有改革者却還在睡夢裏，總是吃虧，因而中國也總是沒有改革，自此以後，是應該改換些態度和方法的。

論「費厄潑賴」應該緩行 一九二五

說到中國的改革，第一着自然是掃蕩廢物，以造成一個使新生命得能誕生的機運。五四運動，本也是這個機運的開端罷，可惜來摧折他的很多不少。那事後的批評，本國人大抵不冷不熱地，或者胡亂說一通，外國人當初倒頗以為有意義，然而也有攻擊的，據云是不顧及國民性和歷史，所以無價值，這和中國多數的胡說大致相同，因為他們自身都不是改革者。豈不是改革嗎？歷史是過去的陳迹，國民性可改造於將來，在改革者的眼裏，已經和目前的東西是全等於無物的。

「出了象牙之塔。」後記 一九二五

說起民元的事來，那時確是光明得多，當時我也在南京教育部，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。自然，那時惡劣

分子固然也有的，然而他總失敗。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敗之後，即漸漸壞下去，壞而又壞，遂成了現在的情形。其實這也不是新添的壞，乃是塗飾的新漆剝落已盡，於是舊相又顯了出來。使奴才主持家政，那裏會有好樣子。最初的革命是排滿，容易做到的，其次的改革是要國民改革自己的壞根性，於是就不肯了。所以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，否則，無論是專制，是共和，是什麼什麼，招牌雖換，貨色照舊，全不行的。

兩地書 一九二五

誰說中國人不善於改變呢？每一新的事物進來，起初雖然排斥，但看到有些可靠，就自然會改變。不過並非將自己變得合於新事物，乃是將新事物變得合於自己而已。

補白（二） 一九二五

中國人不但「不為戎首」，「不為禍始」，甚至於「不為福先」。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改革，前驅和闢將，大抵是誰也怕得做。

這個與那個 一九二五

中國大約太老了，社會上事無大小，都惡劣不堪，像一隻黑色的染缸，無論加進什麼新東去，都變成漆黑。可是除了再想法子來改革之外，也再沒有別的路。我看一切理想家，不是懷念「過去」，就是希望「將

來，」而對於「現在」這一個題目，都繳了白卷，因為誰也開不出藥方。所有最好的藥方，即所謂「希望將來」的就是。

「將來」這回事，雖然不能知道情形怎樣，但有時一定會有的，就是一定會到來的，所慮者到了那時，就成了那時的「現在。」然而人們也不必這樣悲觀，只要「那時的現在」比「現在的現在」好一點，就很好了，這就是進步。

兩地書（四） 一九二五

人類為向上，即發展起來，應該活動，活動而有若干失錯，也不要緊。惟獨半死半生的苟活，是全盤失錯的。因為他掛了生活的招牌，其實却引人到死路上去。

北京通訊 一九二五

說話說到有人厭惡，比起毫無動靜來，還是一種幸福。

「墳」題記 一九二六

人們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。因為不易相通，殺人者便以殺人為唯一要道，甚至於還當作快樂。然而也因為不容易相通，所以殺人者所顯示的「死之恐怖」，仍然不能夠徹底後來，使人民永遠變作牛馬。歷史上所說的關於改革的事，總是先仆後繼者，大部份自然是由於公義，但人們未經「死之恐怖」，則不容易為「死之恐怖」

所攝，我以為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。」

死地 一九二六

希望是附麗於存在的，有存在，便有希望，有希望，便是光明，如果歷史家的話不是謊話，則世界上的事物可還沒有因為黑暗而長存的先例。黑暗只能附麗於漸就滅亡的事物，一滅亡，黑暗也就一同滅亡了，牠不永久。然而將來是永久要有的，並且總要光明起來；只不要不做黑暗的附著物，為光明而滅亡，則我們一定有悠久的將來，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將來。

記談話 一九二六

改革自然常不免於流血，但流血即等於改革。血的應用，正如金錢一般，吝嗇固然是不行的，浪費也大大的失算。

空談（三） 一九二六

曾經關氣的要復古，正在關氣的要保持現狀，未曾關氣的要革新。

同上 一九二七

超時代其實就是逃避，倘自己沒有正視現實的勇氣，又要掛革命的招牌，便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條路的。身在現世，怎麼離去？這是和說自己用手提着耳朵，就可以離開地球者一樣地欺人。

文藝與革命 一九二八

革命的完結，大概只由於投機者的潛入。也就是內裏蛀空這並非指赤化，任何主義的革命都如此。但不是正因為黑暗，正因為沒有出路，所以要革命的麼？倘必須前面貼着「光明」和「出路」的包票，這纔雄赳赳地在革命，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，簡直連投機家都不如了。

副共大觀 一九二八

體質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，對於極小的一點改革，也無不加以阻撓，表面上好像恐怕於自己不便，其實是恐怕於自己不利。但所談的口實，却往往見得極其公正而且堂皇。

習慣與改革 一九三〇

革命前夜的紙張上的革命家，而且是極徹底，極激烈的革命家，臨革命時，便能夠撤掉他先前的假面——不自覺的假面。

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 一九三〇

現在已不是在書齋中，捧書本高談宗教、法律、文藝、美術……等等的時候了，即使要談論這些，也必須先知道習慣和風俗，而且有正視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。因為倘不看清，就無從改革。儘大叫未來的光明，其實是欺騙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聽衆的。

習慣與改革 一九三〇

我們應當造出大衆的新的戰士，因為現在實在人手太少了。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一九三〇

革命是痛苦，其中心必然混有污穢和血，決不是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，這般完美；革命尤其是現實的事，需要各種卑賤的麻煩的工作，決不是如詩人所想像的這般浪漫；革命當然有破壞，然而更需要建設，破壞是痛快的，但建設却是麻煩的事。所以對於革命抱着浪漫諦克的幻想的人，一和革命接近，一到革命進行，便容易失望。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一九三〇

每一革命部隊的突起，戰士大抵不過是反抗現狀這一種意思，大略相同，終極目的是極爲歧異的。或者爲社會，或者爲小集團，或者一個愛人，或者爲自己，或者簡直爲了自殺。然而革命軍能夠前行。因為在進軍的途中，對於敵人，個人主義者所發的子彈，和集團主義者所發的子彈，是一樣地能夠制其死命；任何戰士死傷之際，便要減少些軍中的戰鬥力，也兩者相等的。但自然，因為終極目的的不同，在行進時，也時時有人退伍，有人落荒，有人叛變，然而只要無礙於進行，則愈到後來，這隊伍也就愈成爲純粹，精銳的部隊了。

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 一九三〇

二十年前，都說朱元璋（明太祖）是民族的革命者，其實是並不然的，他做了皇帝以後，稱蒙古爲「大元」，殺漢人比蒙古人還厲害。

上海文術之一瞥 一九三一

將來是現在的將來，于現在有意義，纔于將來會有意義。

論「第三種人」 一九三二

先前的人，只知道「爲兒孫作馬牛」固然是錯誤的，但只顧現在，不想將來，「任兒孫作馬牛」却不能不說是一個更小的錯誤。

上海的兒童 一九三三

經驗的所得的結果無論好壞，都要很大的犧牲，雖是小事，也免不掉要付驚人的代價。

經驗 一九三三

講來講去總是這幾套，縱使記性壞，多聽了也會煩厭的。想繼續，這時就得要才能；否則，台下走散，應該換一齣戲來叫座。

歸厚 一九三三

看「紅樓夢」，覺得賈府上是言論頗不自由的地方。焦大以奴才的身分，仗着酒醉，從主子罵起，直到別的一切奴才，說只有兩個石獅子乾淨。結果怎樣呢？結果是主子深惡，奴才病嫉，給他塞了一嘴馬糞。

其實是，焦大的罵，並非要打倒賈府，倒是要賈府好，不過說主奴如此，賈府就要弄不下去罷了。然而得到的報酬是馬糞。所以這焦大，實在是賈府的屈原，假使他能做文章，我想，恐怕也會有一篇「離騷」之類。

言論自由的界限 一九三三

人固然應該生存，但爲的是進化；也不妨受苦，但爲的解除將來的一切苦；更應該戰鬥，但爲的是改革。

論泰理齋夫人 一九三四

由歷史所指示，凡有改革，最初，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。但這些智識者，却必須有研究，能思索，有決斷，而且有毅力，他也用權，却不是騙人，他利導，却並非迎合。他不看輕自己，以爲是大衆的戲子，也不看輕別人，當作自己的嘍囉。他只是大衆中的一個人，我想，這纔可以做大衆的事業。

門外文談 一九三四

維持現狀說，是任何時候都有的，贊成者也不會少，然而任何時候都沒有效，因爲在實際上決定做不到。假使古時候用此法，就沒有今之現狀，今用此法，也就沒有將來的現狀，直至遼遠的將來，一切都和太古無異。

從「別字」說開去 一九三五

戰士的日常生活，是並不全部可歌可泣的，然而又無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關聯，這才是實際上的戰士。

「這也是生活」 一九三六

文化

什麼叫「國粹」？照字面看來，必是一國獨有，他國所無的事物了。換一句話說，便是特別的東西，但特別未必定是好，何以應該保存？

隨感錄（三十五） 一九一八

倘說：中國的國粹，別特而且好；又何以現在糟到如此情形，新派搖頭，舊派也歎氣。

同上

我有一位朋友說得好：「要我們保存國粹，也須國粹能保存我們。」

保存我們，的確是第一義。只要問他有無保存我們的力量，不管他是否國粹。

同上

現在發明了六百另六，肉體上的病，既可醫治；我希望也有一種七百另七的藥，可以醫治思想上的病。

隨感錄（三十八） 一九一八

道德這事，必須普遍，人人應做，人人能行，又於

自他兩利，纔有存在的價值。

我之節烈觀 一九一八

人類總有一種理想，一種希望。雖然高下不同，必須有個意義。

同上

未見汽船，便只好先坐獨木小舟；倘使因為預料將來當有汽船，便不造獨木小舟，或不坐獨木小舟那便連汽船也不會發明，人類也不能渡水了。

渡河與引路 一九一八

中國人對於異族，歷來只有兩樣稱呼：一樣是異族，一樣是聖上。從沒有稱他朋友，說他也和我們一樣的。

隨感錄（四十八） 一九一八

既許信仰自由，却又特別尊孔；（中略）既說是應該革新，却又主張復古；四面八方幾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，每重又各自相矛盾，一切人便都在這矛盾中間，互相抱怨着過活，誰也沒有好處。

要想進步，要想太平，總得連根的拔去了「二重思想」，因為世界雖然不小，但彷彿的人種，是終竟尋不出位置的。

隨感錄（五十四） 一九一八

我們中國人，決不能被洋貨的什麼主義引動，有抹殺他撲滅他的力量。軍國民主主義麼，我們何嘗會同別人

打仗；無抵抗主義麼，我們却是主戰參戰；自由主義麼，我們連發表思想都要犯罪，謾幾句話也爲難；人道主義麼，我們人身還可以買賣呢。

「來了」 一九一八

我想，我們中國本不是發生新主義的地方，也沒有容納新主義的處所，即使偶然有些外來思想，也立刻變了顏色，而且許多論者反要以此自豪。我們只應留心譯本上的序跋，以及各樣對於外國事情的批評議論，便能發見我們和別人的思想中間，的確還隔着幾重鐵壁。他們是說家庭問題的，我們却以爲他鼓吹打仗；他們是寫社會缺點的，我們却說他講笑話；他們以爲好的，我們說來却是壞的。若再留心看看別國的國民性格，國民文學，再翻一本文人的評傳，便更能明白別國著作裏寫出的性情，作者的思想，幾乎全不是中國所有，所以不會了解，不會同情，不會感應；甚至被我們問的是非愛憎，也免不了得到一個相反的結果。

「聖武」 一九一八

我們中國的人道怎麼樣？那答話，想來只能「……」。對於人道只能「……」的的頭上，決不會掉下人道來，因爲人道要各人竭力掙來，培植，保養的，不

是別人佈施、捐助的。

不滿 一九一八

人類尚未長成，人道自然也尚未長成，但總在那裏發榮滋長。

同上

暴君治下的臣民，大抵比暴君更暴；暴君的暴政，時常還不能滿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慾望。

（中略）暴君的臣民，只願暴政暴在他人的頭上，他却看着高興，拏「殘酷」做娛樂，拏「他人的苦」做賞玩，做慰安。

暴君的臣民 一九一八

自然賦與人們的不調和還很多，人們自己萎縮墮落退步的也還很多，然而生命決不因此回頭。無論什麼黑暗來防範思潮，什麼悲慘來襲擊社會，什麼罪惡來襲瀆人道，人類的渴念完全的潛力，總是踏了這些鐵蒺藜向前進。

生命的路 一九一八

什麼是路？就是從沒路的地方踐踏出來的，從只有荆棘的地方開闢出來的。

同上

既是生物，第一要緊的自然就是生命。因爲生物之所以爲生物，全在有這生命，否則失了生物的意義。

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一九一九

生命何以必需繼續呢？就是因爲要發展，要進化。個體說然免不了死亡，進化又毫無止境，所以只能延續

着，在這進化的路上走。

同上

我們雖不能說停頓便要滅亡，但較之進步，總是停頓與滅亡的路相近。

同上

一個村婦哺乳嬰兒的時候，決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；一個農夫妻妾的時候，也決不以爲將要放債。只是有了子女，即天然相愛，願他生存；更進一步的，便還要願他比自己更好，就是進化。這離絕了交換關係利害關係的愛，便是人倫的索子，便是所謂「綱」。

同上

無論何國何人，大都承認「愛己」是一件應當的事。這便是保存生命的要義，也就是繼續生命的根基。

同上

中國的舊說說舊手段，實在從古以來，並無良效，無非使壞人增長些虛偽，好人無端的多受些人我都無利益的苦痛罷了。

同上

公道和武力合爲一體的文明，世界上本未出現，那萌芽或者只在幾個先驅者和幾羣被壓迫民族的胸中。但是，當自己有了力量的時候，却往往離而爲二了。

忽然想到（十） 一九二五

因爲公道和實力還沒有合爲一體，而我們只抓得了

公道，所以滿眼是友人，即使他加了任意的殺戮。

忽然想到（十） 一九二五

然而中國有鎗階級的焚掠平民，屠殺平民，却向來不很有人抗議。莫非因爲動手的是「國貨」，所以連殘殺也得歡迎；還是我們原是眞野蠻，所以自己殺幾個自家就不足爲奇呢？

忽然想到（十一） 一九二五

中國的精神文明，早被鎗炮打敗了，經過了許多經驗，已經要證明所有的還是一無所有。

忽然想到（十一） 一九二五

我們弓箭是能自己製造的，然而敗於金，敗於元，敗於清。記得宋人的一部雜記裏記有市井間的諧謔，將金人和宋人的事物來比較。譬如問金人有箭，宋有什麼？則答道，「有鎖子甲。」又問金有四太子，宋有何人？則答道，「有岳少保。」臨末問，金人有狼牙棒（打人腦袋的武器），宋有什麼？却答道，「有天靈蓋！」

自宋以來，我們終於只有天靈蓋而已。

補白 一九二五

我近來也頗覺「心上有把天之處」，怕中國更要復古了。瓜皮帽，長衫，雙梁鞋，打拱作揖，大紅名片，水烟筒，或者都要成爲愛國的標徵，因爲這些都可以不

費力氣而拿出來，和天籟蓋不相上下的。（但大紅名片也許不用，以避「赤化」之嫌。）補白 一九二五

愛國之士又說，中國人是愛和平的。但我殊不解既愛和平，何以國內連年打仗？或者這話應該修正：中國人對外國人是愛和平的。補白 一九二五

「公理」實在是不容易談，不但在一個維持會上，就要自相矛盾，有時竟至於會用了「道義上」之手，自批「公理」上之臉的嘴巴。公理的把戲 一九二五

對於羣衆，在引起他們的公憤之餘，還須設法注入深沈的勇氣，當鼓舞他們的感情的時候，還須竭力啓發明白的理性。雜憶 一九二五

我以爲國民倘沒有智，沒能勇，而單靠一種所謂「氣」實在是非常危險的。雜憶 一九二五

不知道南宋比現今如何，但對外敵，却明明已經稱臣，惟獨在國內特多繁文褥節以及勞叨的碎話。正如倒霍人物，偏多忌諱一般，溢達闕大之風消歇淨盡了。

看鏡有感 一九二五

古人說，不讀書便成愚人，那自然也不錯的。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，聰明人決不能支持世界，尤其是中國的聰明人。寫在一墳後面 一九二六

中國人的官戀實在深，漢重孝廉而有埋屍刻木，宋重理學而有高帽破靴，清重帖括而有「且夫」然則。總而言之：那魂靈就在做官，——行官勢，擺官腔，打官話。學界的三魂 一九二六

中國人總不肯研究自己。從小說來看民族性，也就是一個好題目。此外則道士思想（不是道教，是方士）與歷史上大事件的關係，在現今社會上的勢力；孔教徒怎樣使「聖道」變得和自己的無所不爲相宜；戰國游士說動人主的所謂「利」「害」是怎樣的，和現今政客有無不同；中國從古到今有多少文字獄；歷來「流言」的製造散布法和效驗等等……可以研究的新方面實在多。

馬上支日記 一九二六

人往往憎和尚，憎尼姑，憎回教徒，憎耶教徒，而不憎道士。

懂得此理者，懂得中國大半。

小雜感 一九二七

香港雖只一島，却活畫着中國許多地方現在和將來的小照：中央幾位洋主子，手下是若干頌德的「高等華人」和一夥作偽的奴氣同胞。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「土人」，能耐的死在洋場上，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，

苗搖是我們的前輩。

再談香港 一九二七

中國的文化，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，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換來的。無論中國人，外國人，凡是稱讚中國文化的，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。

老調子已經唱完 一九二七

新潮之進中國，往往只有幾個名詞，主張者以為可以咒死敵人，敵對者也以為將被咒死，喧嚷一年半載，終於火滅烟消。為什麼羅曼主義，自然主義，表現主義，未來主義……彷彿都已過去了，其實又何嘗出現。

「現在新興文學的諸問題」小引 一九二九

禽獸也有性生活，那是不能否認的。牠們在春情發動期，雌的和雄的確在一起，難免「唧唧我我」的來一陣。固然，雌的有時候也會裝腔做勢，逃幾步又回頭看，還要叫幾聲，直到實行「同居之愛」為止。禽獸的種類雖然多，牠們的「戀愛」方式雖然複雜，可是有一件事是沒有疑問的：就是雄的不見得有什麼特權。

人為萬物之靈，首先就是男人的本領大。最初原是馬馬虎虎，可是因為「知有母不知有父」的緣故，娘兒們曾經「統法」過一個時期，那時的祖老太太大概比後來的族長還要威風。後來不知怎的，女人就倒了霉：頭

頸上，手上，腳上，全都鎖上了練條，扣上了圈兒，環兒——雖則過了幾千年這些圈兒環兒大都已经變成了金的銀的，鑲上了珍珠寶鑽，然而這些項圈，鐲子，戒指等等，到現在還是女奴的象徵。

男人的進化 一九三三

上司的行動不必徵求下屬的同意，這是天經地義。但是，有時候上司會對下屬解釋。

新進的世界聞人說：「原人時代就有威權，例如人對動物，一定強迫牠們服從人的意志，而使牠們拋棄自由生活，不必徵求動物的同意。」這話說得透澈。不然，我們那裏有牛肉吃，有馬騎呢？人對人也是這樣。

同意和解釋 一九三三

要自由自在的吃牛肉，騎馬等等，就必須宣佈自己是上司，別人是下屬；或是把人比做動物，或是把自己作為天使。

同上

不論是社會學或是基督教的理論，都不能夠產生什麼威權。原人對於動物的威權，是產生於弓箭等類的發明的，至於理論，那不過是隨後想出來的解釋。

同上

當上司對下屬解釋的時候，你做下屬的切不可誤解

這是在徵求你的同意，因為即使你絕對的不同意，他還是幹他的，他自有他的夢想，只要金銀財寶和飛機大砲的力量還在他手裏，他的夢想就會實現；而你的夢想却終於只是夢想，——萬一實現了，他還說你抄襲他的動物主義的老文章呢。

同上

所謂「便當」並不是偷懶，是說在同一時間內，可以由此做成較多的事情。這就是節省時間，也就是使一個人的有限的生命，更加有效，而也即等於延長了人的生命。

禁用和自造 一九三三

張宗昌很尊孔。恐怕他府上也未必有四書五經罷。

青年與老子 一九三三

高等華人向來就善於躲在厚厚的東西後面來殺人的。古時候有厚厚的城牆，為的是要防備盜匪和流寇。現在就有鋼馬甲、鐵甲車、坦克車。就是保障「民國」和私產的法律，也總是厚厚的一大本。甚至於自天子以至卿大夫的棺材，也比庶民的要厚些。至於臉皮之厚，也是合於古禮的。不負責任的坦克車 一九三三

凡事澈底是好的，而「透底」就不見得高明。因為連續向左轉，結果碰見了向右轉的朋友，那時候彼此點頭會意，臉上會要辣辣的。要自由的人，忽然要保障復

辟的自由，或者屠殺大眾的自由，——透底是透底的了，却連自由的本身也漏掉了，原來只剩得一個無底洞。

透底 一九三三

中國現代聖經——迎頭經：「我們……要迎頭上去，不要向後跟着。」

傳曰：追趕總只有向後跟着，普通是無所謂迎頭追趕的。然而聖經決不會錯，更不會不通，何況這個年頭一切都是反常的呢。所以趕上偏偏迎頭，向後跟着，那就說不行！

迎頭經 一九三三

在中國的王道，看去雖然好像是和霸道對立的東西，其實却是兄弟，這之前和之後，一定要有霸道跑來的。人民之所謳歌，就為了希望霸道的減輕，或者不更加重的緣故。

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 一九三四

每一新制度，新學術，新名詞，傳入中國，便如落在黑色染缸，立刻烏黑一團，化為濟私助饒之具，科學，亦不過其一而已。

偶感 一九三四

文學

提起一支屠城的筆，掃蕩了文壇上一切野草，那自

然是快意的。

說不出 一九二四

幼稚對於老成，有如孩子對於老人，決沒有什麼恥辱；作品也一樣，起初幼稚，不算恥辱。因為倘不遭了戕賊，他就會生長、成熟、老成；獨有老衰和腐敗，倒是無藥可救的事！

未有天才之前 一九二四

天才並不是自生自長在深林荒野裏的怪物，是由可憐天才生長的民衆產生長育出來的，所以沒有這種民衆，就沒有天才。

同上

不但產生天才難，單是培養天才的泥土也難。我想：天才大半是天賦的；獨有培養天才的泥土，似乎大家都可做。做土的功効，要比求天才還切近，否則，縱有成千成萬的天才，也因沒有泥土，不能發達，要像一盤子綠豆芽。

同上

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，看作品又因讀者而不同。

阿Q正傳序 一九二五

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，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。

再論雷峯塔的倒掉 一九二五

我以為感情正烈的時候，不宜做詩，否則鋒銳太，能將「詩美」毀掉。 兩地書 一九二五

詩歌不能憑仗了哲學和智力來認識，所以感情已經冰結的思想家，即對於詩人往往有謬誤的判斷和驕膜的揶揄。

詩歌之敵 一九二五

倘我們賞識美的事物，而以倫理學的眼光來論動機，必求其「無所爲」，則第一先得與生物離絕。柳陰下聽黃鶯鳴，我們感得天地間春氣穠溢；見流螢明滅於叢草裏，使人頓懷秋心。然而鸚鵡歌聲照是「爲」什麼呢？毫不客氣，那都是所謂「不道德」的，都正在大「出風頭」，「希圖覺得配偶，至於一切花，那簡直是植物的生殖機關了。雖然有許多披着美麗的外衣，而目的則在受精，比人們的講神聖戀愛尤爲露骨。即使清高如林逋，也逃不出例外——而可憐的陶潛、林逋、却都不明白那些動機。

同上

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「革命人」，倘是的，則無論寫的是什麼材料，即都是「革命文學」。從噴泉裏出來都是水，從血管裏出來的都是血。「賦得革命五言八韻」是只能騙騙官試官的。

革命文學 一九二六

尼采愛着血寫的書。但我想，血寫的文章，怕未必有韻。文章總是墨寫的，血寫的倒不過是血跡。牠比文

章自然更驚心動魄，更直截分明然而容易變色，容易消磨。這一點，把要憑文學逞能，恰如塚中的白骨，往古來今，總要以牠的永久來傲視少女頰上的輕紅似的。

怎麼寫 一九二七

散文的體裁，其實是大可以隨便的，有破綻也不妨。做作的寫信和日記，恐怕也還不免有破綻，而一有破綻，便破滅的不可收拾了。與其防破綻，不如忘破綻。

怎麼寫 一九二七

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詩人，很可有確死在自己所謳歌希望的現實上的運命；而現實的革命倘不粉碎了這類詩人的幻想或理想，則這革命也還是布告上的空談。

在鐘樓上 一九二七

據我的意思，即使是從前的人，那詩文完全超於政治的所謂「田園詩人，」「山林詩人，」是沒有的。完全超出於人爲世的，也是沒有的。既然是超出於世，則當然連詩文也沒有。詩文也是人事，既有詩就可以知道於世事未能忘情。譬如墨子兼愛，揚子爲我。墨子當然要著書；揚子就一定不著，這纔是「爲我。」因爲若做出書來給別人看，候到成「爲人」了。

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一九二七

大革命之前，所有的文學，大抵是對於種種社會狀態，覺得不平，覺得痛苦，就叫苦，鳴不平，在世界文學中關於這類的文學頗不少。但這些叫苦鳴不平的文學對於革命沒有什麼影響，因爲叫苦鳴不平，並無力量，壓迫你們的人仍然不理，老鼠雖然吱吱地叫，儘管叫出很好的文學，而貓兒吃去牠來，還是不客氣。所以僅僅有叫苦鳴不平的文學時，這個民族還沒有希望，因爲止於叫苦和鳴不平。 革命時代的文學 一九二七

有些民族，同爲叫苦無用，連苦也不叫了，他們便成爲沈默的民族，漸漸更加衰頹下去，埃及、阿剌伯、波斯，印度就都沒有聲音了！至於富有反抗性，蘊有力量的民族，因爲叫苦沒用，他便覺悟起來，由哀音而變爲怒吼。怒吼的文學一出現，反抗就快到了；他們已經很憤怒，所以與革命爆發時代接近的文學每每帶有憤怒之音；他要反抗，他要復仇。 同上

到了大革命的時代，文學沒有了，沒有聲音了，因爲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蕩，大家由呼喊而轉入行動，大家忙着革命，沒有閒空談文學了。還有一層，是那民生凋蔽，一心尋麵包吃尚且來不及，那裏有心思談文學呢？守舊的人因爲受革命潮流的打擊，氣得發昏，也不

有誰能起顛撲不破的渾名的濫，那麼，他如作評論，一定是嚴肅正確的評批家，倘弄創作，一定是深刻博大的活有餘裕了，這時候就又產生文學。這時候的文學有二：一種文學是贊揚革命，稱頌革命——謳歌革命，因為進步的文學家想到社會改變，社會向前走，對於舊社會的破壞和新社會的建設，都覺得有意義，一方面對於舊制度的崩壞很高興，一方面對於新的建設來謳歌。另有一種文學是弔舊社會的滅亡——挽歌——也是革命後會有的文學。

同上

一時代的紀念碑底的文章，文壇上不常有；即有之，也什九是大部著作。以一篇短的小說而成爲時代精神所居的大宮闕者，是極其少見的。

但至今，在巍巍燦爛的巨大的紀念碑底的文學之旁，短篇小說也依然有着存在的充足的權利。不但巨細高低，相依爲命，也譬如身入大伽藍中，但見全體非常宏麗，眩人眼睛，令觀者心神飛越，而細看一雕欄一畫礎，雖然細小，所得却更爲分明，再以此推及全體，感受遂愈加切實，因此那些終於爲人所注重了。

「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」小引 一九二九

（上略）舊社會將近崩壞之際，是常常會有近似帶

革命性的文學作品出現的，然而其實並非真的革命文學。例如：往者憎惡舊社會，而只是憎惡，更沒有對於將來的理想；或者也大呼改造社會，而問他要怎樣的社會，却是不能實現的烏託邦。

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 一九二九

中國文學從我看起來，可以分爲兩大種：（一）廟文學，這就是已經走進主人家中，非幫主人的忙，就是幫主人的閒；與這相對的是（二）山林文學。唐詩即有此兩種。如果用現代話講起來，是「在朝」和「在山野」。後面這一種雖然暫時無忙可幫，無閒可幫，但身在山林，而「心存魏闕」。如果既不能幫忙，又不能幫閒，那麼，心裏就甚是悲哀了。

幫忙文學與幫閒文學 一九三〇

倘若此刻就要全部大眾化，只是空談。大多數人不知識字；目下通行的白話文，也非大家能懂的文章；言語又不統一，若用方言，許多字是寫不出的，即使用別字代出，也只爲一處地方人所懂，閱讀的範圍反而收小了。

文藝的大眾化 一九三〇

一，留心各樣的事情，多看看，不看到一點就寫。
二，寫不出的時候不要寫。

三，摸特兒不用一個一定的人，看得多了，湊合起來的。

四，寫完之後，至少看兩遍，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，句，段刪去，毫不可惜。寧可將小說的材料縮成 Sketch，決不將 Sketch 材料拉成小說。

創作要怎樣才好 一九三一

就自己現在能寫的題材，動手來寫。不過選材要嚴，開掘要深，不可將一點瑣屑的沒有意思的事故，便填成一篇，以創作豐富自樂。

關於小說題材的通信 一九三一

雖是僅僅攻擊舊社會的作品，倘若不清缺點，看不透病根，也就於革命有害。

上海文藝文一瞥 一九三一

我們看書，倘看反對的東西，總不如看同派的東西的舒服，爽快，有益；但倘是一個戰鬥者，我以為，在了解革命和敵人上，倒是必須更多的去解剖當面的敵人的。要寫文學作品也一樣。不但應該知道革命的實際，也必須深知敵人的情形，現在各方面的狀況，再去斷定革命的前途。惟有明白舊的，看到新的，了解過去，推斷將來，我們的文學的發展才有希望。

同上

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裏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，生在戰鬥的時代而要離開戰鬥而獨立，生在現在而要做給與將來的作品，這樣的人，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，在現實世界上是沒有的。論「第三種人」 一九三二

十五年前，被西歐的所謂文明國人看作半開化的俄國，那文學，在世界文壇上，是勝利的；十五年以來，被帝國主義者看作惡魔的蘇聯，那文學，在世界文壇上，是勝利的。這裏的所謂「勝利」，是說：以牠的內容和技術的傑出，而得到廣大的讀者，並且給與了讀者許多有益的東西。祝中俄文字之交 一九三二

「新文學」和「舊文學」這中間不能有截然的分界，然而有蛻變，有比較的偏向，而且正因為不能以一何者為分界，」所以也沒有「第三種人」的立場。

「感舊」以後（上） 一九三三

凡作者和讀者因緣愈遠的，那作品就於讀者愈無害；古典的，反動的，觀念形態已經很不相同的作品，大抵即不能打動新的青年的心，（但自然也要有正確的指示）倒反可以從中學學描寫的本領，作者的努力。恰如大塊的砒霜，欣賞之餘，所得的是知道斃殺人的力量和結晶的模樣：藥物學和礦物學上的知識了。可怕的倒

能再唱所謂他們底文學了。

同上

等到大革命成功後，社會底狀態緩和了，大家底生所謂「唯物史觀的批評，」就是這一類。這倒是應該防備的。

關於翻譯 一九三三

倘若油滑，輕薄，猥褻，都蒙「幽默」之號，則恰如「新戲」之入「×世界，」必已成爲「文明戲」也無疑。

「滑稽」例解 一九三三

「幽默」一領於諷刺，失了牠的本領且不說，最可怕的是有些人又要來「諷刺，」來陷害了，倘若墮於「說笑話，」則壽命是可以較爲長遠，流年也大致順利的，但愈墮愈近於國貨，終將成爲洋式徐文長。當提倡國貨聲中，廣告上已有中國的「自造舶來品，」便是一個證據。

從幽默到正經 一九三三

中國詩歌中，有時也說些下層社會的苦痛。但繪畫和小說却相反，大抵將他們寫得十分幸福，說是「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，」平和得像花鳥樣。是的，中國的勞苦大眾，從知識階級看來，是和花鳥爲一類的。

英譯本「短篇小說選集」自序 一九三三

在現在的環境中，人們忙於生活，無暇來看長篇。自然也是短篇小說的繁生的很大原因之一。只頃刻間，

而仍可藉一斑窺知全豹，以一目盡傳精神，用數頃刻，遂知種種作風，種種作者，種種所寫的人和物和事狀，所得的也頗不少的。而便捷，易成，取巧……這些原因還在。

同上

文學有普徧性，但有界限；也有較爲永久的，但因讀者的社會體驗而生變化。北極的過斯吉摩人和非洲腹地的黑人，我以爲是不會懂得「林黛玉型」的；健全而合理的好社會中人，也將不能懂，他們大約要比我們的聽講始皇焚書，黃巢殺人更其隔膜。一有變化，即非永久，說文學獨有仙骨，是做夢的人們的夢話。

看書瑣記（一） 一九三四

作者用對話表現人物的時候，恐怕在他自己的心目中，是存在着這人物的模樣的，於是傳給讀者，使讀者的心目中也形成了這人物的模樣。但讀者所推見的人物，却並不一定和作者所設想的相同，巴爾扎克的小鬍鬚的清瘦老人，到了高爾基的頭裏，也許變了粗獷壯大的絡腮鬍子。不過那性格，言動，一定有些類似，大致不差，恰如將法文翻成了俄文一樣。要不然，文學這東西便沒有普徧性了。

同上

我想，作家和批評家的關係，有些像廚子和食客。

廚司做出一味食品來，食客就要說話，或是好，或是歹。廚司如果覺得不公平，可以看看他是否神經病，是否厚舌苔，是否挾夙嫌，是否想賴賬。或者他是否廣東人，想吃蛇肉；是否四川人，還要辣椒。於是提出解說或抗議來——自然，一聲不響也可以。但是，倘若他對着客人大叫道：「那麼，你去做一碗來給我吃吃看！」那却未免有些可笑了。

看書瑣記 一九三四

士大夫是要常常奪取民間的東西的，將「竹枝詞」改成文言，將「小家碧玉」作為姨太太，但一沾他們的手，這東西也就跟着他們滅亡。他們將他從俗衆中提出，罩上玻璃罩，做起紫檀架子來。教他們用多數人聽不懂的話，緩緩的「天女散花」，扭扭的「黛玉葬花」，先前是他做戲的，這時却成了戲爲他而做，凡有新編的劇本，都只爲了梅蘭芳，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蘭芳。雅是雅了。但多數人看不懂，不要看，還覺得自己不配看了。

略論梅蘭芳及其他(上) 一九三四

高爾基說，大眾語是毛胚，加了工的是文學。我想，這該是很中肯的指示了。做文章 一九三四

只要並不是靠這來解決國政，布置戰爭，在朋友之間，說幾句幽默，彼此莞爾而笑，我看是無關大體的，

就是革命專家，有時也要自手散步；理學先生總不免有兒女，在證明着他並非日日夜夜，道貌永遠的儼然，小品文大約在將來也可以存在於文壇，只是以「閒調」爲主，却稍嫌不夠。

一思而行 一九三四

以學者或詩人的招牌，來批評或介紹一個作者，開始是很能够混騰旁人的，但待到旁人看清了這作者的真相的時候，却只剩了他自己的不誠懇，或學識的不夠了。

罵殺與捧殺 一九三四

我是愛讀雜文的一個人，而且知道愛讀雜文還不只我一個，因爲牠「言之有物。」我還更樂觀於雜文的開展，日見其斑斕。第一是使中國的著作界熱鬧，活潑，第二是使不是東西之流縮頭，第三是使所謂「爲藝術而藝術」的作品，在相形之下，立刻顯出不死不活相。

徐懋庸作「打雜集」序 一九三五

凡是已有定評的大作家，他的作品，全都就說明着「應該怎樣寫。」只是讀者很不容易看出，也就不能領悟。因爲在學習者一方面，是必須知道了一不應該那麼寫，「這纔會明白原來「應該這麼寫」的。

不應該那麼寫 一九三五

創作難，就是給人起一個稱號或渾名也不易。假使

在用有限的砒霜，和在食物中間，使青年不知不覺的吞下去，例如似是而非的所謂「革命文學」，故作激烈的作者。

五論「文人相輕」 一九三五

非寫實決不能成爲所謂「諷刺」；非寫實的諷刺，即使能有這樣的東西，也不過是遺謠和誣蔑而已。

論諷刺 一九三五

一個作者，用了精鍊的或者簡直有些誇張的筆墨——但自然必須是藝術的地——寫出或羣人的或一面的真實來，這被寫的一羣人，就稱這作品爲「諷刺」。

什麼是「諷刺」 一九三五

「諷刺」的生命是真實；不必是會有的實事，但必須是會有的實情。

同上

諷刺作者雖然大抵爲被諷刺者所憎恨，但他却常常是善意的，他的諷刺，在希望他們改善，並非要捺這一羣到水底裏。

同上

如果貌似諷刺的作品，而毫無善意，也毫無熱情，只覺得一切世事，一無足取，也一無可爲，那就並非諷刺了，這便是所謂「冷嘲」。

同上

我們需要的，不是作品後面添上去的口號和矯作的尾巴，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實的生活，生龍活虎的戰

鬥，跳動着的脈搏，思想和熱情等等。

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 一九三六

文藝

中國人向來因爲不敢正視人生，只好瞞和騙，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，由這文藝，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，甚而至於已經自己不覺得。世界日日改變，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，真誠地，深入地，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；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，早就應該有幾個兇猛的鬪將。

論睜了眼看 一九二五

革命時代總要有許多文藝家萎黃，有許多文藝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衝進去，乃仍被吞沒，或者受傷。被吞沒的消滅了，受傷的生活着，開拓着自己的生活，唱着苦痛和愉悅之歌。待到這些逝去了，於是現出一個較新的新時代，產出更新的文藝來。

馬上支日記(二) 一九二六

文藝家的話其實不是社會的話，他不過感覺靈敏，早感到早說出來。(有時，他說得太早，連社會也反對

他，也排軋他。）

文藝與政治的歧途 一九二七

十九世紀以後的文藝，和十八世紀以前的文藝大不相同。十八世紀的英國小說，牠的目的就在供給太太小姐們的消遣，所講的都是愉快風趣的話。十九世紀的後半世紀，完全變成和人生問題發生密切關係。我們看了，總覺得十二分的不舒服，可是我們還得氣也不透地看下去。這因為以前的文藝，好像寫別一個社會，我們只要鑑賞；現在的文藝，就在寫我們自己的社會，連我們自己也寫進去；在小說裏可以發見社會，也可以發見我們自己；以前的文藝，如隔岸觀火，沒有什麼切身關係；現在的文藝，連自己也燒在這裏面，自己一定深深感覺到：一到自己感覺到，一定要參加到社會去。

文藝與政治的歧途 一九二七

中國文藝界上可怕的現象，是在儘先輸入名詞，而並不介紹這名詞的函義。

編 一九二八

一切文藝，是宣傳，只要你一給人看。即使個人主義的作品，一寫出，就有宣傳的可能，除非你不作文，不開口。那麼，用於革命，作為工具的一種，自然也可以的。（中略）但我以為一切文藝固是宣傳，而一切宣

傳却並非全是文藝，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（我將白也算作色）而凡顏色未必都是花一樣。革命之所以於口號、標語、布告、電報、教科書……之外，要用文藝者，就因為牠是文藝。

文藝與革命 一九二八

各種文學，都是應環境而產生的，推重文藝的人，雖喜歡說文藝足以煽起風波來，但在事實上，却是政治先行，文藝後變。

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 一九二九

文藝家至少是須有直抒己見的誠心和勇氣的，倘不肯吐露本心，就更談不到什麼意識。

葉永蓁「小小十年」小引 一九二九

倘若說，作品愈高，知音愈少。那麼，推論起來，誰也不懂的東西，就是世界上的絕作了。

但讀者也應該有相當的程度。首先是識字，其次是有普通的大體的知識，而意思和情感，也須大抵達到相當的水平線。否則，和文藝即不能發生關係。若文藝設法俯就，就很容易流為迎合大眾，媚悅大眾。迎合和媚悅，是不會於大眾有益的。

文藝的大眾化 一九三〇

所以在現下的教育不平等的社會裏，仍當有種種難

易不同的文藝，以應各種程度的讀者之需。不過應該多有大眾設想的作家，竭力來作淺顯易解的作品，使大家能懂、愛看、以擠掉一些陳腐的勞什子。 同上

讀者的趨向社會科學，是一個好的正常的轉機，不惟有益於別方面，即對於文藝，也可催促牠向正確、前進的路。但在出品的雜亂和旁觀者的冷笑中，是極容易凋謝的。所以現在所首先需要的，也還是：幾個堅實的、明白的，真懂得社會科及其文藝理論的批評家。

我們要批評家 一九三〇

在現在中國這樣的社會中，最容易希望出現的，是反叛的小資產階級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。因為他生長在這正在滅亡着的階級中，所以他有甚深的了解，甚大的憎惡，而向這刺下去的刀也最為致命與有力。

上海文藝之一瞥 一九三一

所謂「第三種人」原意只是說：站在甲乙對立或相鬥之外的人。但在實際上，是不能有的。人體有胖和瘦，在理論上，是該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種人的，然而事實上却並沒有，一加比較，非近於胖，就近於瘦。文藝上的「第三種人」也一樣，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罷，其實是總有些偏向的，平時有意或無意的遮掩起來，而一

遇切要的事故，他便會分明的顯現。

又論「第三種人」 一九三三

文藝必須有批評；批評如果不對了，就得用批評來抗爭，這才能够使文藝和批評一同前進。如果一律掩住嘴，算是文壇已經乾淨，那所得的結果倒是要相反的。

看書瑣記 一九三四

文章

我所謂「女性的文章，倒不專在「唉，呀，嗚……」之多，就多在抒情文，則多用好看字樣，多講風景，多懷家庭，見秋花而傷心，對明月而淚下之類。一和辯論之文，尤易看出特別。即歷舉對手之語，從頭至尾，遂一駁去，雖然犀利，而不沈重，且罕有正對「論敵」之要害，僅以一擊給與致命的重傷者。總之是只有小毒而無劇毒，好作長文而不善於短文。

兩地書（十） 一九二五

文章的看法，也是因人不同的，我因為自己好作短文，好用反語，每遇辯論，輒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迎頭一擊，所以每見和我的辦法不同者便以為缺點。其實暢

達也自有暢的好處。正不必故意減縮（但繁冗則自應刪削）。例如玄同之文，即頗汪洋，而少含蓄，使讀者覽之了然，無所疑惑，故於表白意見，反為相宜，効力亦復很大，我的東西却常招誤解，有時竟大出於意料之外，可見意在簡練，稍一不慎，即易流於晦澀，而其弊有不可究詰者焉（不可究詰四字頗有語病，但一時想不到適當之字，姑仍之，意但云「其弊頗大」耳）。

兩地書（十二） 一九二五

我常常說，我的文章不是湧出來的，是擠出來的。聽的人往往誤解為謙遜，其實是真情。我沒有什麼話要說，也沒有什麼文章要做，但有一種自害的脾氣，是有時不省吶喊幾聲，想給人們去添點熱鬧。譬如一匹疲牛罷，明知不堪大用的了，但廢物何妨利用呢，所以張家要我耕一弓地，可以的；李家要我挨一轉磨，也可以的；趙家要我在店前站一刻，在我背上貼出廣告道：敝店備有肥牛，出售上等消毒滋養牛乳；我雖然深知道自己是這麼瘦，又是公的，並沒有乳，然而想到他們為強羅生意起見，情有可原，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藥，也就不說什麼了。但倘若用得我太苦，是不行的，我還要自己覓草吃，要喘氣的工夫；要專指我為某家的牛，將我關

在他的牛牢內，也不行的，我有時也許還要給別家挨幾轉磨。如果連肉都要出賣，那自然更不行，理由自明，無待細說。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，我就跑，或者索性躺在荒山裏。即使因此忽而從深刻變為淺薄，從戰士化為畜生，嚇我以康有為，比我以梁啟超，也都滿不在乎，還是我跑我的，我騙我的，決不出來再上當，因為我於「世故」實在太深了。阿Q正傳的成因 一九二六

講話和寫文章，似乎都是失敗者的徵象。正在和運命惡戰的人，顧不到這些；真有實力的勝利者也多不做聲。「華蓋集」後記 一九二六

將文章當作古董，以不能使人認識，使人懂得為好，也許是有趣的事罷。但是，結果怎樣呢？是我們已經不能將我們想說的話說出來。我們受了損害，受了侮辱，總是不能說出些應說的話。拿最近的事情來說，如中日戰爭，拳匪事件，民元革命這些大事件，一直到現在，我們可有一部像樣的著作？民國以來，也還是誰也不作聲。反而在外國，倒常有說起中國的事，但那都不是中國人自己的聲音，是別人的聲音。

無聲的中國 一九二七

生存的小品文，必須是匕首，是投槍，能和讀者一

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；但自然，牠也能給人愉快和休息，然而這並不是一「小擺設」。更不是撫慰和麻痺，牠給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養，是勞作和戰鬥之前的準備。

小品文的危機 一九三三

蘋果一爛，比別的水果更不好吃，但是也有人買的，不過我們另外還有一種相反的脾氣：首飾要「足赤，」人物要「完人。」一有缺點，有時就全部都不要了。愛人身上生幾個瘡，固然不至於就請律師離婚，但對於作者，作品，譯品，却總歸比較的嚴緊，蕭伯納坐了大船，不好；巴比塞不算第一個作家，也不好；譯者是「大學教授，下職官員，」更不好。好的又不出來，怎麼辦呢？我想，還是請批評家用吃爛蘋果的方法，來救一救急罷。

關於翻譯（下） 一九三三

秋真是來了，晴的白天還好，夜裏穿着洋布衫就覺得涼颼颼。報章上滿是關於「秋」的大小文章：迎秋，悲秋，哀秋，責秋……等等。爲了趨時，也想這麼的做一點，然而總是做不出。我想，就是想做悲秋「之類，恐怕也要福氣的，實在令人羨慕得很。

新秋雜識（三） 一九三三

想從一個題目限制了作家，其實是不能夠的。假如

出一個「學而時習之」的試題，叫遺少和車夫來做八股，那做法就決定不一樣。自然。車夫做的文章可以說是「不通，是胡說，但還不通或胡說，就打破了遺少們的一統天下。古話裏也有過：柳下惠看見糖水，說「可以養老，」盜跖見了，却道可以粘門門。他們是弟兄，所見的又是同一的東西，想到的用法却有這麼天差地遠。「月白風清，如此良夜？何」好的，風雅之至，舉手贊成。但是涉及風月的「月黑殺人夜，風高放火天」呢，這不明明是「聯古詩麼？」

准風月談前記 一九三四

語文和口語不能完全相同；講話的時候，可以夾許多「這個這個」「那個那個」之類，其實並無意義，到寫作時，爲了時間、紙張的經濟，意思的分明，就要分別刪去的，所以文章一定應該比口語簡潔，然而明了，有些不同，並非文章的壞處。

答曹聚仁先生 一九三四

我以爲凡對於時弊的攻擊，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，因爲這正如白血輪之釀成瘡癤一般，倘非自身也被排除，則當他的生命存留中，也就證明着病菌尚在。

「出了象牙之塔」後記 一九三五

文字

終日在家裏坐，至多也不過看見窗外四角形慘黃色的天，還有甚麼感？只有幾封信，說道，「久違芝宇；時切葭思；」有幾個客，說道，「今天天氣很好；」都是祖傳老店的文字，話言。寫的說的，既然有口無心，看的聽的，也便毫無所感了。

隨感錄（四十） 一九一八

我們的古人又透出了一種難到可怕的一塊一塊的文字；但我還並不十分怨恨，因為我覺得他們倒並不是故意的。然而，許多人却不能藉此說話了，加以古訓所築成的高牆，更使他們連想也不敢想。現在我們所能聽到的不過是幾個聖人之徒的意見和道理，爲了他們自己；至於百姓，却就默默地生長，萎黃，枯死了，像壓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樣，已經有四千年。

阿Q正傳序 一九二五

我並非說我們應該做「愛敵若友」的人，不過說我們目下委實並沒有認誰作敵。近來的文字中，雖然偶有「認清敵人這些話，那是行文過火的毛病。倘有敵人，

我們就該抽刃而起，要求「以血償血」了。

忽然想到（十） 一九二五

愈是無聊賴，沒出息的颜色，愈想長壽，想不巧，愈喜歡多照自己的照相，愈要估摸別人的心，愈善於擺臭架子。但是，似乎「下意識」裏，究竟也覺得自己之無聊得罷，便只好將還未朽盡的「古」一口咬住，希圖做着陽子裏的寄生蟲，一同傳世；或者在白話文之類裏找出一點古氣，反過來替古董增加寵榮。

古書與白話 一九二六

成語和死古典又不同，多是現世相的神髓，隨手拈掇，自然使文字分外精神，又即從成語中，另外抽出思緒；既然從世相種子出，開的一定是世相的花。

「何典」題記 一九二六

我們此後實在只有兩條路：一是抱着古文而忘掉，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。

無聲的中國 一九二七

漢字的艱深，使全中國大多數的人民永遠和前進的文化隔離，中國人民決不會聰明起來，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壓榨，整個民族的危機。我是自身受漢文苦痛很深的人個人，因此我堅決主張以新文字來代替這種障礙大眾進步的漢字。

門外文談 一九三四

古人傳文字給我們，原是一份重大的遺產，我們應該感謝的。但在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，不十分諧聲的諧聲字的現在，這感謝却只好躊躇一下。 同上

現在有些學者說：「文言白話是有歷史的。這並不錯，我們能在書本子上看到；但方言土語也有歷史——只不過沒有人寫下來。帝王卿相有家譜，的確證明着他有祖宗；然而窮人以至奴隸沒有家譜，却不能成爲他並無祖宗的證據。」

「俄羅斯的童話」後記 一九三四

有人說中國是「文字國」，有些像却還不充足，中國倒該說是最不看重文字的「文字遊戲國」，一切機變玩些實際以上的花樣，把字和詞的界說，鬧得一團糟，弄得暫時非把「解放」解作「孛戮」，「跳舞」解作「救命」不可。

逃名 一九三五

世界上不會有完全歸化的譯文，倘有，就是貌合神離，從嚴辨別起來，牠算不得翻譯。

「題未定」草 一九三五

凡是翻譯必須兼顧着兩面：一當然力求其易解，一則保存着原作的豐姿。但這保存，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；看不慣了。不過牠原是洋鬼子，當然誰也看不慣，

爲比較的順眼起見，只能改換他的衣裳，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，挖掉他的眼睛。 同上

說是白話文應該「明白如話」，已經要算唱厭了的老調了，但其實，現在的許多白話文却連「明白如話」也沒有做到。倘要明白，我以爲第一是作者先把似識非識的字放棄，從活人的嘴上，採取有生命的詞彙，搬到紙上來；也就是學學孩子，只說些自己的能懂的話。

人生識字胡塗始 一九三五

文人

無論何人，在風雪的呼號中，花卉的議論中，蟲鳥的歌舞中，諒必都能够更洪亮的聽得自然母的言辭，更鋒利的看見土撥鼠和春子的運命。世間本沒有別的話，能比詩人以語言文字畫出自己的心和夢，更爲明白曉暢的了。

「桃色的雲」序 一九二二

我自己也知道，在中國，我的筆要算較爲尖刻的，說話有時也不留情面。但我又知道人們怎樣地用了公理正義的美名，正人君子的徽號，溫良敦厚的假臉，流言公論的武器，吞吐曲折的文字，行私利己，使無刀無筆

的弱者不得喘息。倘使我沒有這筆，也就被欺侮到赴訴無門的一個；我覺悟了，所以要常用，尤其是用於使麒麟皮下露出馬脚。萬一那些虛偽者居然覺得一點痛苦，有些省悟，知道技倆也有窮時，少裝些假面，則用了陳源教授的話來說，就是一個「教訓。」

我還不能「蒙住」——一九二六

現在的小學生就能玩七色板，將七種顏色塗在圓板上停着的時候，是好看的，一轉，便變成灰色——本該是白色的罷，可是塗得不得法，變成灰色了。收羅許多著名學者大著作的大報，自然是光怪陸離，但也是轉不得，轉一週，就不免要顯出灰色來，雖然也許這倒正是牠的特色。

雜論管閒事，做學問，灰色等——一九二六

偏愛我的作品的讀者，有時批評說，我的文字是說真話的。這其實是過譽，那原因就是因為他偏愛我。我自然不想太欺騙人，但也未嘗將心裏的話照樣說盡，大約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。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，然而更多的是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，發表一點，酷愛溫暖的人物已經覺得冷酷了。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來，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樣。我有時也想就此驅除旁人，到那時還

不唾棄我的，即使是梟蛇鬼怪，也是我的朋友，這纔真是我的朋友，倘使并這個也沒有，則就是我一個人也行。但現在我並不。因為，我還沒有這樣勇敢，那原因就是我想生活，在這社會裏。還有一種緣故，先前也會屢次聲明，就是偏要便所謂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幾天，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幾片鐵甲在身上，站着，給他們的世界多有一點缺陷；到我自己厭倦了，要脫掉了的時候為止。寫在（坎）後面——一九二六。

世間大抵只知道指揮刀所以指揮武士，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揮文人。小雜感——一九二七

激烈得快的，也平和得快，甚至於也頹廢得快。倘在文人，他總有一番辯護自己的變化的理由，引經據典，譬如說，要人幫忙的時候用古魯巴金的互助論，要和人爭鬥的時候就用達爾文的生存競爭說。無論古今，凡是沒有一定的理論，或主張的變化並無線索可尋，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武器的人，都可以稱之為流氓。

上海文藝之一瞥——一九三一

戰鬥的作者應該注重於「論爭」；倘在詩人，則因為情不可遏而憤怒，而笑罵，自然也無不可。但必止於嘲笑，止於熱罵，而且要「喜笑怒罵，皆成文章」，使

敵人因此受傷或致死，而自己並無卑劣的行爲，親著也不以爲污穢，這纔是戰鬥的作者的本領。

駭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 一九三二

歷史決不倒退，文壇是無須悲觀的，悲觀的由來，是在置身事外不維是非，而偏要關心於文壇，或者竟是自己坐在沒落的熱盤裏。

「中國文壇的悲觀」 一九三三

官可捐，文人不可捐，有裙帶官兒，却沒有裙帶文人的。

「淮風月談」後記 一九三三

一看雜誌的廣告，作者就個個是文豪，中國文壇也真好像光燄萬丈，但一而也招來了鼻孔裏的哼哼聲。然而，著作一世，藏之名山，以待考古團的掘出的作家，此刻早已沒有了，連自作自刻，訂成薄薄的一本，分送朋友的詩人，也已經不大遇得到，現在是前週作稿，次週登報，上月剪貼，下月出書，大抵僅僅爲稿費。倘說，作者是餓着肚子，專以在爲社會服務，恐怕說出來有點要臉紅罷。

「商定」文豪 一九三三

商家印好一種稿子後，倘那時封建得勢，廣告上就說作者是封建文豪，革命行時，便是革命文豪，於是封定了一批文豪們。別家的書也印出來了，另一種廣告說

那些作者並非真封建或真革命文豪，這邊的才是真貨色，於是又封定了一批文豪們。別一家又集印了各種廣告的論戰，一位作者加上些批評，另出了一位新文豪。

同上

頌詩早已拍馬，春秋已經隱瞞，戰國時談士談起，不是以危言聳聽，就是以美詞動聽，於是誇大，裝腔，撒謊，層出不窮。現在的文人雖然改着了洋服，而骨髓裏却還埋着老祖宗，所以必須取消或折扣，纔纔顯出幾分真實。

文學上的折扣 一九三三

中國的幫忙文人，總有一套祕訣，說什麼天道，仁政。你看孟夫子多麼幽默，他教你離得殺緒的地方遠遠的，嘴裏吃得着肉，心裏還保持着不忍人之心，又有了仁義道德的名目。不但騙人，還騙了自己。真所謂心安理得，實惠無窮。

天道詩話 一九三三

文人的遺殃，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，一瞑之後，言行兩亡，於是無聊之徒，謬託知己，甚非議起，既以自衛，又以賣錢，連死屍也成了他們估名獲利之具，這倒是值得悲哀的。

憶章素園君 一九三四

作者寫出創作來，對於其中的事情，雖然不必親歷過，最好是經歷過。

葉紫作「豐收」序 一九三五

從作家的日記或尺牘上，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見，也就是他自己的簡潔的註釋。

孔另鏡編「當代文人尺牘鈔」序 一九三五

文學的修養，決不能使人變成木石，所以文人還是人，既然還是人，他心裏就仍然有是非，有愛憎；但又因為是文人，他的是非就愈分明，愛憎也愈熱烈。

再論「文人相輕」 一九三五

文人不應該隨和；而且文人也不會隨和，會隨和的，只有和事老。但這不隨和，却又並非迴避，只是唱着所是，頌着所愛，且不管所非和所憎；他得像熱烈地主張着所是一樣，熱烈地攻擊着所非，像熱烈地擁抱着所愛一樣，更熱烈地擁抱着所憎——恰如赫爾庫來斯(Hercules)的緊抱了巨人安太烏斯(Antaeus)一樣，因為要折斷他的肋骨。

再論「文人相輕」 一九三五

在現在這「可憐」的時代，能殺才能生，能憎才能愛，能生能愛，才能文。

七論「文人相輕」 一九三五

用筆和舌，將淪為異族的奴隸之苦訴告大家，自然

是不錯的，但要十分小心，不可使大家得着這樣的結論：「那麼，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隸好。」

半夏小集 一九三六

書

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國的建國史給少年看，因為我覺得民國的來源，實在已經失傳了。

忽然想到 一九二五

歷史上都寫着中國靈魂，指示着將來的命運，只因爲塗飾太厚，廢話太多，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。正如通過密葉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，只看見點點的碎影。但如看野史和雜記，可更容易了然了，因為他們究竟不必太擺史官的架子。 忽然想到 一九二五

我看中國書時，總覺得就沉靜下去，與實人生接觸；讀外國書——但除了印度——時，往往就與人生接觸，想做點事。

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，也多是僵屍的樂觀；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，但却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。我以為要少——或者竟不——看中國書，多看外國

書。

少看中國書，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。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「行」，不是「言。」只要是活人，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。

青年必讀書應京報副刊的徵求 一九二五

我以為伏案還未功深的的朋友，現在正不必埋頭來啃線裝書。倘其咿唔日久，對於舊書有些上癮了，那麼，倒不如去讀史，尤其是宋朝明朝史，而且尤須野史；或者看雜說。

這個與那個「一，讀經與讀史」 一九二五

我們這曾經文明過而後來率迎過蒙古人滿洲人大驚了的國度裏，古書實在太多，倘不是笨牛，讀一點可以知道，怎樣敷衍，偷生，獻媚，弄權，自私，然而能够假借大義，竊取美名。

十四年的「讀經」 一九二五

較好的中國書和西洋書，每本前後總有一兩張空白的副頁，上下的天地頭也很寬，而近來中國的排印的新書則大抵沒有副頁，天地頭又都很短，想要寫上一點意見或別的什麼，也無地可容，翻開書來，滿本是密密層層的黑字；加以油臭撲鼻，使人發生一種壓迫和窘促之

感，不特很少「讀書之樂」，且覺得彷彿人生已沒有「餘裕」，「不留餘地」了。

忽然想到(二) 一九二五

外國的不易地講述學術文藝的書，往往夾雜些閒話式笑談，使文章增添活氣，讀者感到格外的興趣，不易於疲倦。但中國有些課本，却將這些刪去，單留下艱難的講學話，使他復近於教科書。這正如折花者，除盡枝葉，單留花朵，折花固然是折花，然而花枝的活氣却滅盡了。

忽然想到(二) 一九二五

凡有讀過一點古書的人都有這一種老手段：新起的思想，就是「異端」，必須殲滅的，待到牠奮鬥之後，自己站住了，這纔尋出牠原來與「聖教同源」；外來的事物，都要「用夷變夏」，必須排除的，但待到這「夷」入主中夏，却考訂出來了，原來這「夷」也還是黃帝的子孫。

古書與白話 一九二六

菲薄古書者，惟讀過古書者最有力，這是的確的。因此他洞知弊病，能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」，正如要說明吸鴉片的弊害，大概惟吸過鴉片者最爲深知，最爲痛切一般。

同上

新近看見一種上海出版的期刊，也說起要做好白話

須讀好古文，而舉例爲證的人名中，其一却是我。這實在使我打了一個寒噤。別人我不論，若是自己，則曾經看過許多舊書，是的確的，爲了教書，至今還在看。因此耳濡目染，影響到所做的白話上，常不免流露出牠的字句，體格來。但自己却正苦於背了這些古老的靈魂，擺脫不開，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沈重。就是思想上，也何嘗不中些莊周韓非的毒，時而很隨便，時而很峻急。孔孟的書我讀得最早，最熟，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。大半也因爲懶惰罷，往往自己寬解以爲一切事物，在轉變中，是總有多少中間物的，動植之間，無脊椎和脊椎動物之間，都有中間物；或者簡直可以說，在進化的鏈子上，一切都是中間物。當開首改革文章的時候，有幾個不三不四的作者，是當然的，只能這樣，也需要這樣。他的任務，是在有些驚覺之後，喊出一種新聲；反因爲從舊壘中來，情形看得較爲分明，反戈一擊，易制強敵的致命。但仍應該和光陰借逝，逐漸消亡，至多不過是橋梁中的一木一石，並非什麼前途的目標，範本。跟着起來的便該不同了，倘非天縱之聖，積習當然也不能頓然蕩除，總得更有新氣象。以文字論，就不必在舊書裏討生活，却將活人的唇舌作爲源

泉，使文章更加接近語言，更加有生氣。

寫在「墳」後面 一九二六

我們自動的讀書，即嗜好的讀書，請教別人是太抵無用，只好半行泛覽，然後決擇而入於自己所愛的較專的一門或幾門，但專讀書也有弊病，所以必須和實社會接觸，使所讀的書活起來。 讀書雜談 一九二七

倘要完全的書，天下可讀的書怕要絕無，倘要完全的人，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。

一思想，山水，人物」題記 一九二八

就是所謂「教科書」在近三十年中，真不知變化了多少。忽而這麼說，忽而那麼說，今天是這樣的宗旨，明天又是那樣的主張，不加「教育」則已，一加「教育」就從學校裏造成了許多矛盾衝突的人，而且因爲舊的社會關係，一面也還是「混沌初開，乾坤始奠」的老古董。

我們怎樣教育兒童 一九三三

在中國，恐怕生意也還是「珍本」好。因爲這可以做擺飾，而「善本」却不過能合於實用。能買這樣的書的，決非窮措大也可想，則買去之後，必將供在客廳上也亦可知。這類的買主，會買一個商周的古鼎，擺起來；不得已時，也許買一個假古鼎，擺起來；但他決不

肯買一個沙鍋或鐵錘，擺在紫檀桌子上。因為他的目的是在「珍」而不在一善，「更不在是否能合於實用的。」

四庫全書珍本 一九三三

三開開店面的書舖，四馬路上還不算少，但那裏面滿架是薄薄的小本子，倘要尋一部巨冊，真如披沙揀金之難。自然，生得又高又胖並不就是偉人，做得多而且繁也決不就是名著，而況還有「剪貼。」但是，小小的一本「什麼ABC」裏，却也決不能包羅一切學術文藝的。一道濁流，固然不如一杯清水的乾淨而澄明，但蒸溜了濁流的一部分，却就有許多杯淨水在。

由豐而啞 一九三三

十來年前，葉紹鈞先生的稻草人是給中國的童話開了一條自己創作的路的。不料此後不但並無蛻變，而且也沒有人追蹤，倒是拼命的在向後轉。看現在新印出來的兒童書，依然是司馬溫公敲水缸，依然是岳武穆王脊梁上刺字；甚而至於「仙人下棋，」「山中方七日，世上已千年；」還有龍文鞭影裏的故事的白話譯。這些故事的出世的時候，豈但兒童們的父母還沒有出世呢，連高祖父母也沒有出世，那麼，那「有益」和「有味」之處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「錶」譯者的話 一九三五

讀者的讀選本，自以為是由此得了古文文章的精華的，殊不知却被選者縮小了眼界，即以文選為例罷，沒有嵇康家誠，使讀者只覺得他是一個憤世嫉俗，好像無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，不收陶潛閑情賦，掩去了他也是個既取民間子夜歌意，而又拒以聖道的迂士。選本既經選者所濾過，就總只能吃他所給與的糟或醜。況且有時還加以批評提醒了他之以為然，而默殺了他之以為不然處。

選本 一九三三

評選的本子，影響於後來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，恐怕還遠在名家的專集之上，我想，這許是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人們也該留意的罷。

同上

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，是許多人頌為一代之盛業的，但他們却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，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；不但藏之內廷，還頌之文風頹盛之處，使天下士子閱讀，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裏面也會經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。

病後雜談之餘 一九三四

彙印新作，當然是很好的，但新作必須是純粹的本子，這纔可以救讀者們的智識的飢荒。就是重印舊作，也並不算壞，不過這舊作必須已是一種帶着文獻性的本

子，這纔足供讀者們的研究。

書的還魂和趕造 一九三五

美術

我們所要求的美術家，是引路的先覺，不是「公民團」的首領。我們所要求的美術品，是表記中國民族知能最高點的樣本，不是水平線以下的思想的平均分數。

隨感錄四十三 一九一八

美術家固然須有精熟的技工，但尤須有進步的思想與高尚的人格。他的製作，表面上是一張畫或一個彫象，其實是他的思想與人格的表現。令我們看了，不但歡喜賞玩，尤能發生感動，造成精神上的影響。

隨感錄四十三 一九一八

我於美術雖然全是門外漢，但很望中國有新興美術出現。現在上海那班美術家所做的，是否算得美術，原是難說；但他們既然自稱美術家，即使幼稚，也可以希望長成；所以我期望有個美術家的幼蟲，不要是似是而非的木葉蝶。

隨感錄五十三 一九一八
非有天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無大藝術的產生。

「苦悶的象徵」引言 一九二四

有精力瀟灑的作家和觀者，纔會生出「力」的藝術來。「放筆直幹」的圖畫，恐怕難以生存於頹唐，小巧的社會裏。

「近代木刻選集」小引 一九二九

中國的新的文藝的一時的轉變和流行，有時那主權是簡直大半操於外國書籍販賣者之手的。來一批書，便給一點影響。Modern Library 中的 A.V. Barstley 畫集一入中國，那鋒利的刺戟力，就激動了多年沈靜的神經，Barstley 的線究竟又太強烈了，這時適有畫谷虹兒的版畫運來中國，是用幽婉之筆，來調和了 Barstley 的鋒芒，這尤合中國現代青年的心，所以他的模仿就至今不絕。

「落谷虹兒畫選」小引 一九二九

中國近來其實也沒有什麼藝術家。號稱「藝術家」者，他們的得名，與其說在藝術，倒是在他們的履歷和作品題目——故意題得香豔，漂渺，古怪，雄深。連騙帶嚇，令人覺得似乎了不得。然而時代是在不息地進行，現在新的，年青的，沒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這裏了，以清醒的意識和堅強的努力，在榛莽中，露出了日見生長的健壯的新芽。

一八藝社習作展覽會小引 一九三一

我並不勸青年的藝術學徒茂葉大幅的油畫水彩畫，但是希望一樣看重，並且努力於連環圖畫和書報的插圖：自然應該研究歐洲名家的作品，但也更注意於中國舊書上的繡像和畫本，以及新的單張的花紙。這些研究和由此而來的創作，自然沒有現在的所謂大作家的受着有些人們的照例的款賞，然而我敢相信：對於這，大家是愛看的，是感激的。

「連環圖畫」辯護 一九三二

「連環圖畫」這名目，現在已經有些用熟了，無須更改；但其實是應該稱為「連續圖畫」的，因為牠並非「如環無端」，而是有起有訖的畫本。中國古來的所謂「長卷」，如「長江無盡畫卷」，如歸去來辭圖卷，「也就是這一類，不過聯成一幅罷了。」

「一個人的受難」序 一九三三

因為有人談起寫篆字，我倒記起鄭板橋有一塊圖章，刻着「難得糊塗」。那四個篆字刻得叉手叉脚的，頗為表演一點名士的牢騷氣。足見刻圖章寫篆字也還反映着一定的風格，正像「玩」木刻之類，未必「祇是個人的事情」；「「謬種」和「妖孽」就是寫起篆字來，也帶着些「妖謬」的。

然而風格和情緒傾向之類，不但因人而異，而且因事而異，因時而異。 難得糊塗 一九三三

漫畫第一件緊要事是誠實，要確切的顯示了事件或人物的姿態，也就是精神。

漫談「漫畫」 一九三五

我們的繪畫，從宋以來就盛行「寫意，兩點是眼，不知是長是圓，一畫是鳥，不知是鷹是燕，競尚高簡，變成空虛，這弊病返常見於現在的青年木刻家的作品裏，克拉甫兼珂 (A. Kravchenko) 的新作「尼泊爾建造」(Theprosto)，是驚起這種懶惰的空想的警鐘。

記蘇聯版畫展覽會 一九三六

雜談

魔東手上，終有漏光的處所，掩不住光明。

隨感錄(四十) 一九一八

曙光在頭上，不抬起頭，便永遠只能看見物質的閃光。

我想：希望是本無所謂有，無所謂無的。這正是地上的路，其實地上本沒有路；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

路。

故鄉 一九二一

人生最痛苦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。做夢的人是幸福的；倘沒有看出可走的路，最要緊的是不要去驚醒他。

娜拉走後怎樣 一九二三

跳蚤的來吮血，雖然可惡，而一聲不響地就是一口，何等直捷爽快。蚊子便不然了，一針叮到皮膚，自然還可以算得有點澈底的，但當未叮之前，要哼哼地發一篇大議論，却使人覺得討厭，如果所哼的是在證明人血應該給牠充飢的理由，那可更其討厭了，幸而我不憶。

夏三蟲 一九二五

人被殺於萬眾聚觀之中，比被殺在「人不知鬼不覺」的地方快活，因為他可以妄想，博得觀衆中的或人的眼淚。但是，無淚的人無論被殺在什麼所在，於他並無不同。

雜感 一九二五

死於敵人的鋒刃，不足悲苦；死於不知何來的暗器，却是悲苦。但最悲苦的是死於慈母或愛人誤進的毒藥，戰友亂發的流彈，病菌的並無惡意的侵入，不是我自已制定的死刑。

同上

稱爲神的和稱爲魔的戰鬥了，並非爭奪天國，而在要得地獄的統治權。所以無論誰勝，地獄至今也還是照

樣的地獄。

雜語 一九二五

「急不擇言」的病源，並不在沒有想的工夫，而在有工夫的時候沒有想。

忽然想到(十一) 一九二五

無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諷刺，相去本不及一張紙。

熱風題記 一九二五

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，那就真正死掉了。

空談(二) 一九二六

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，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；真的猛士，將更奮然而前進。

紀念列和珍君 一九二六

待到偉大人物成爲化石，人們都稱他偉人時，他已經變了傀儡了。

無花的薔薇(五) 一九二六

要上戰場，莫如做軍醫；要革命，莫如走後方；要殺了，莫如做劊子手。既英雄，又穩當。

小雜感 一九二七

「不可言而與之言」即是「知其不可爲而爲之」，一定要有這種人，世界纔不寂寞。

反「漫談」 一九二七

約翰穆勒說：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。

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們變成沈默。

小雜感 一九二七

「不虞之譽，」也和「不虞之毀」一樣地無聊，如果生平未曾帶過一兵半卒，而有人拱手頌揚道，「你真像拿破崙呀！」則雖是志在做軍閥的未來的英雄，也不會怎樣舒服的。

我和「語絲」的始終 一九二九

墨寫的謊說，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。

無花的薔薇(八) 一九二九

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。拖欠得愈久，就要付更大的利息。

世界決不和我同死，希望是在於將來的。

魯迅譯著書目 一九三二

說話難，不說亦不易。

「感舊」以後(下) 一九三三

被我自己所討厭的人們所討厭的人，我有時會覺得他就是好人物。

看蕭和「看蕭的人們」 一九三三

戲劇上的二丑幫忙，倒使花花公子格外出醜。

「准風月談」後記 一九三三

聰明，所以小心，小心就不免遲鈍。 同上

聲罪致討的朋友，那力量往往遠不如交頭接耳的密語，因為一是分明，一是莫測的。

搗鬼心傳 一九三三

「雅」要地位，也要錢，古今並不兩樣的，但古代的買雅，自然比現在便宜；辦法也並不兩樣，書要擺在書架上，或者拋幾本在地板上，酒杯要擺在桌子上，但算盤却要收在抽屜裏，或者最好在肚子裏。

病後雜談 一九三四

用玩笑來應付敵人，自然也是一種好戰法，但觸着之處，須是對手的致命傷，否則，玩笑不過是一種單單的玩笑而已。

玩笑只當牠玩笑(上) 一九三四

殺人者在毀壞世界，救人者在補修它，而砲灰資格的諸公，却總在恭維殺人者。

拿破崙與情那 一九三四

博識家的話多淺，專門家的話多悖。

名人和名言 一九三五

刪夷枝葉的人，決定得不到花果。

「這也是生活」 一九三六

老舍 傑作 貓城記 一册 六元五角

沈從文 著 月下小景 一册 五元二角

魯迅 等著 歷史小品集 一册 六元五角

冰心 傑作 中國現代女作家選 一册 五元二角

楊霽雲 編 魯迅集外集 一册 七元八角

李儵 傑作 神仙·老虎·狗 一册 四元

林語堂 著 瞬息京華 一册 三元五角

林語堂 著 吾家 一册 五元

賽珍 著 男與女 一册 三元

中華 國三十八年 四月再版

魯迅 曰 (一名魯迅名言鈔)

全書一册 定價

編者 尤 勁

出版者 正 氣 書 局

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

總發行所 正 氣 書 局

電話九三〇六三號

特約地 西安中山大街 杭州教仁街

廣州漢民北路 開封相國寺

長沙府正街 漢口統一街

蕪湖上長街 徐州中正路

發行所 各大書局 均有代售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